

石
墨
鐫
華







石 墨 鐫 華

趙 崑 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華 鐫 墨 一 石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著 者 趙 嶠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 E 八九一

徐

(本書校對者張嘯天)

石墨鐫華序

子函先生石墨鐫華成。走使示余。且命爲序。余雖不文。竊恐讀是書者。瞥然未諳先生之苦心也。遂不辭而爲之說。夫書契之昉。昉于河洛。萬世人倫禮樂教化。刑政胥此焉出。乃迂儒老生。眈爲柔翰。柔翰豈知道哉。古人選矣。其精神皆發之於文章筆札。顧兵燹之後。存者無幾。唯是索球璆於荒草。掘負屨于泥沙。庶幾彰六書遺響於百世之後。自永叔明誠。暨玄敬用修。哀集金石。表章大雅。詎不偉歟。所可恨者。采輯雖廣。而評駁未盡。獨王元美品題最當。每一披閱。神爲之怡。亦不過于四君子所收中得其什一。譬如酌羔羊之酒。未及濡首。終不厭飲者心也。先生名位執力。去五子遠甚。然深心嗜古。博求遠購。時跨一蹇。挂偏提。注濃醞。童子負錦囊。揚工攜楮墨。從周畿漢甸。足跡迨遍。每得一碑。親爲拭洗。椎搗精緻。內之行篋。遇勝景韻士。輒出所攜酒。把臂欣賞。得佳句卽投囊中。比歸。不減波斯胡取木難火齊。鯨鯢捆載。自不解事者望之。以爲何如南山五斛豆。果然之爲得。而先生夷然不屑也。睨曰。是豈此曹所知哉。如此三十餘年。總所藏二百五十餘種。其間漢唐名書。多歐趙諸子未見者。裝潢堅確。卷帙絢爛。每一冊後。必親裁一跋。考據精詳。推勘深至。如老吏斷獄。按之三尺。的然不爽。安得起五子于一堂。彼摩此兌。當必有憮然自失者。噫亦奇矣。先生德厚品高。修髯玉立。居有傲山樓。聚書萬卷。胸羅二酉。其所收寧止于此。此特文豹之一斑耳。千百年後。金石剝落。而此書不朽。讀之者臨文興起。使六書之學。昭若日星。豈但嘉惠後人臨

池之藝已也。先生真有功于世道者哉。

萬歷戊午冬十月二日。有黎康萬民無沴撰。

石墨鐫華白敘

余不敏。八歲時。從先大夫在重慶。郡守朱秉器先生。博學好古。手虞伯施書授余。使余臨摹。余時兒嬉。不能得有也。既歸爲諸生。困于制科文。不暇旁及。然私心竊嚮慕古人。每獲一名碑。必摩弄累日。不忍釋去。余居近周秦漢唐故都。諸名書多在焉。西安頻宮碑林爲最。余每至其下。必坐臥觀之。至于忘返。芒躡所及。片石隻字。必且駐觀。其佳者輒疏記之。以俟好事貴人。德憑摹搨。從乞副本。并請之友人之宦遊四方者。于今三十餘年矣。憶宋歐陽公。趙明誠。洪丞相。明都玄敬。楊用修。皆能博收古碑。註釋評證。傳之將來。今洪丞相隸釋。刻本最少。歐之集古錄。趙之金石錄。都之金薤琳瑯。楊之金石古文。則人所共睹記也。考其收錄。歐僅四百餘。趙至二千。都楊二公。數不及歐。以余三十年所收。雖過都楊。而視歐才三之一。視趙不能十之一。自宋元以上。往往有二公所不及收者。卽諸公書亦自有無互異。豈不以搜訪之難哉。且諸公版本具在。而求其石蹟亡者已過半矣。余死之日。余所收錄。亦與浮烟飄靄俱盡。良足悲也。暇日命裝池成帙。置一長几。高齋永晝。或追尋往昔。或模倣名書。披賞之餘。妄加管見。書于各卷之尾。又恐他日將與此卷同爲烏有而已。因總錄其語。付諸棗梨。余目不能識書。乃敢謬議古人。何足存者。但因余言而使後之好古者。如余之取徵諸公。未必非斯文之一助也。且余于諸公書。最愛都楊二公全文鈔刻。卽石蹟已亡。取徵猶備。而負廬所入。不足以旣匠氏。故用歐趙二公例。獨刻跋語。刻成。竊取劉總氏之言。以名其

書曰石墨鐫華示諸同好無不稱善者。追惟三十年前在重慶時秉器先生往矣。安能起九原而與之上下之。斯文未喪其爲秉器先生不知凡幾。有能益我所未見者。余雖老矣。飲啖尙健。天假之年。將有續篇。就政君子。

萬歷戊午秋七月五日。中南敦物山人趙嘯子函父撰。

石墨鐫華目錄

卷之一 跋二十六首

夏禹衡岳碑二種·一在嶽麓書院·一在棲霞山天開殿·

周武王銅盤銘在汲縣·

周穆王壇山刻石在趙州·

周宣王石鼓文在國子監·

周仲尼比干墓題字在汲縣·

周仲尼季札墓題字在鎮江府·

秦嶧山刻石李斯篆二種·一在西安府學·一在鄒縣·

漢五鳳二年殘字在孔廟·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在孔廟·

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在孔廟·

漢韓敕造孔子廟禮器碑在孔廟·

漢魯相史晨孔子廟碑在孔廟·

漢魯相史晨孔子廟後碑在孔廟。

漢北海相景君碑在濟寧州。

漢淳于長夏承碑蔡邕書。在廣平府。

漢郭有道碑蔡邕撰書。在介休縣。

漢李翕析里橋郾閣銘在略陽縣。

漢郃陽令曹全碑在郃陽縣。

漢西岳華北廟碑郭香察書。在華陰縣。今亡。

魏封孔羨奉孔子祀碑在孔廟。

魏百官勸進碑在許州。

魏文帝受禪碑在許州。

晉將軍周孝侯碑陸機撰。王羲之書。在宜興縣。

後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在孔廟。

後魏修孔子廟碑在孔廟。

後魏周惠達碑在咸陽縣。

後魏豆盧恩碑在咸陽縣。

後周華嶽頌碑 万紐于瑾撰·趙文淵書·在華陰縣·

隋安喜公李使君碑 在乾州上官村·

隋海陵公賀若誼碑 在興平縣文廟·

隋龍藏寺碑 張公禮撰·在真定府·

隋陳明府修孔子廟碑 仲孝俊撰·在孔廟·

隋智永真草千字文 大觀間刻·在西安府學·

隋常醜奴墓誌 在興平縣·

隋李淵爲子世民祈疾疏 在鄠縣草堂寺·

隋皇甫誕碑 于志寧撰·歐陽詢書·在西安府學·

卷之二跋四十二首

唐刻石經 在西安府學·

唐晉祠之銘 太宗製并書·在太原府·

唐李英公碑 高宗製并書·在醴泉縣·

唐萬年宮銘 高宗製并書·在麟遊縣·

唐萬年宮碑陰題名 諸臣自書·

唐景雲觀鍾銘 睿宗製·在西安府鍾樓·

唐紀太山銘 玄宗製并書·在泰山·

唐玄宗注孝經 玄宗書·在西安府學·

唐昇仙太子碑 武后製并書·在登封縣·

唐述聖紀碑 武后製·中宗書·在乾州·

唐集右軍聖教序并記 太宗製序·高宗製記·在西安府學·

唐三藏聖教序 褚遂良書·

唐三藏聖教序記 褚遂良書·以上二碑·在慈恩寺塔下·

唐三藏聖教序并記 褚遂良書·在同州·

唐九成宮醴泉銘 魏徵撰·歐陽詢書·在麟遊縣·

唐孔子廟堂碑 虞世南撰書·在西安府學·

唐集王右軍殘碑 在西安府學·

唐昭仁寺碑 朱子奢撰·在長武縣·

唐少林寺碑 裴濯撰書·在少林寺·

唐北嶽廟碑 鄭子春撰·崔鑣書·在北嶽廟·

唐玄元靈應頌碑 戴瑛撰序·劉同昇撰頌·戴伋書·在盤屋縣。

唐宗聖觀碑 歐陽詢撰序·陳叔達撰銘·在盤屋縣。

唐房梁公玄齡碑 褚遂良書·在醴泉縣。

唐申公高士廉瑩兆碑 許敬宗撰·趙模書·在醴泉縣。

唐虞公溫彥博碑 岑文本撰·歐陽詢書·在醴泉縣。

唐中書令崔敦禮碑 于志寧撰·在醴泉縣。

唐祭酒孔穎達碑 于志寧撰·在醴泉縣。

唐李衛公靖碑 許敬宗撰·王知敬書·在醴泉縣。

唐褒公段志玄碑 在醴泉縣。

唐中書令馬周碑 許敬宗撰·殷仲容書·在醴泉縣。

唐莒公唐儉碑 在醴泉縣。

唐太常卿薛收碑 于志寧撰·在醴泉縣。

唐芮公豆盧寬碑 李義甫撰·在醴泉縣。

唐薛公阿史那忠碑 在醴泉縣。

唐尙書張後胤碑 在醴泉縣。

唐左監門將軍王君碑在醴泉縣。

唐內侍將軍張阿難碑在醴泉縣。

唐姜遐斷碑 姪郟公晞撰書。在醴泉縣。

唐蘭陵公主碑 李義甫撰。在醴泉縣。

唐涼國公主碑 蘇頌撰。明帝御書。在蒲城縣。

唐許洛仁碑 在醴泉縣。

唐乙速孤昭祐碑 苗神客撰。釋行滿書。在醴泉縣。

唐乙速孤行儼碑 劉憲撰。白義旌書。在醴泉縣。

卷之三 跋四十六首

唐郭敬之家廟碑 顏真卿撰正書。在陝西布政司。

唐郭敬之家廟碑陰 顏真卿行書。

唐多寶佛塔感應碑 岑助撰。顏真卿書。在西安府學。

唐將軍臧懷恪碑 顏真卿撰書。在三原縣。

唐東方曼倩讚碑 夏侯湛撰。顏真卿書。在陵縣。

唐顏氏家廟碑 李陽冰篆額。顏真卿撰書。在西安府學。

唐中興頌碑 元結撰·顏真卿書·在永州府。

唐八關齋會碑 顏真卿撰書·在歸德府。

唐于祿字帖 顏元孫撰·真卿書·

唐爭坐位書藁 顏真卿撰行書·在西安府學·

唐顏真卿奉使題字 在同州·

唐華嶽題名 在華陰縣·

唐顏真卿斷碑 止數十字·在華州·

唐雲麾將軍碑 李邕書·在蒲城縣·一趙孟頫臨書·在良鄉縣·

唐嶽麓寺碑 李邕撰書·在岳州府

唐葉有道先生碑 李邕書·在處州府·

唐淄川公李孝同碑 諸葛思楨書·在三原縣·

唐祝府君碑 子欽明撰·在三原縣·

唐李劍州廣業碑 在三原縣·

唐于大猷碑 在三原縣·

唐贈池州刺史馮公碑 崔尙撰·郭謙光書·在咸陽縣·

唐臨淮武穆王李光弼碑 顏真卿撰·張少悌書·在富平縣·

唐西平忠武王李晟碑 裴度撰·柳公權書·在高陵縣·

唐蘇許公瓌碑 盧藏用撰序·張說撰銘·在武功縣·

唐契苾明碑 婁師德撰·殷玄祚書·在咸陽縣·

唐段行琛碑 張增書·在汧陽縣·

唐尙書馮宿碑 王起撰·柳公權書·在西安府學·

唐王忠嗣碑 元載撰·王縉書·在渭南縣·

唐田仁琬德政碑 徐安貞撰·蘇靈芝書·在易州·

唐夢真容碑 蘇靈芝書·有二種·一在易州·一在中南樓觀·

唐姜姬公劉廟碑 高郢撰·張誼書·在邠州·

唐修孔子廟詔表碑 在孔廟·

唐修孔子廟墓碑 李邕撰·張庭珪書·在孔廟·

唐贈太師孔宣公碑 崔行功撰·孫廷範書·在孔廟·

唐孔溫裕修孔子廟碑 賈防撰·在孔廟·

唐堯公之頌碑 張之宏撰·包文該書·在曲阜縣·

唐昭告華嶽碑 韓賞撰·韓擇木書·在華陰縣·

唐述聖頌碑 邊奚珣撰序·呂向撰頌并書·在華陰縣·

唐碧落碑 陳惟玉書·在絳州·

唐碧落碑釋文 鄭承規書·

唐李元諒懋功昭德碑 張濛撰·韓秀弼書·在華州·

唐邠國公功德銘 楊承和撰書·在西安府學·

唐嵩陽觀碑 李林甫撰·徐浩書·在嵩縣·

唐玄秘塔碑 裴休撰·柳公權書·在西安府學·

唐玄秘塔碑陰記

卷之四 跋四十七首

唐不空禪師碑 嚴郾撰·徐浩書·在西安府學·

唐道因禪師碑 李儼撰·歐陽通書·在西安府學·

唐楚金禪師碑 沙門飛錫撰·吳通微書·在西安府學·

唐大智禪師碑 嚴挺之撰·史惟則書·在西安府學·

唐大智禪師碑陰陽伯成撰·史惟則書·

唐圭峯禪師碑裴休撰書·在鄂縣·

唐隆闡禪師碑在西安府學·

唐杜順和尚碑杜殷撰·董景仁書·在長安開佛寺·

唐寂照和尚碑段成式撰·釋無可書·在咸陽縣·

唐御史臺精舍碑崔湜撰·梁昇卿書·在西安府學·

唐御史臺精舍碑陰題名

唐周公廟靈泉碑崔珙撰·在岐山縣·

唐濟安侯廟記李巨川撰·柳懷素書·在華州·

唐法門寺重修塔廟碑薛昌撰·王仁恭書·在扶風縣·

唐順陵碑武三思撰·相王旦書·在咸陽縣·今亡·

唐本願寺碑在獲鹿縣·

唐武安君廟記在咸陽縣·

唐令新誠碑王□書·

唐陳居士殘碑在武功縣·

唐淨住寺文賢像銘 在西安府學。

唐縉雲縣城隍廟記 李陽冰撰書。在縉雲縣。

唐李陽冰先塋記 在西安府學。

唐李陽冰三墳記 在西安府學。

唐彌勒佛頌 林芻撰。房麟妻高氏書。在交城縣。

唐宗聖觀主尹文操碑 員半千撰。在盤屋縣。

唐李靖上西嶽書 在潞安府。又在藤縣。

唐李輔光墓誌 崔元略撰。巨雅書。在咸陽縣。

唐劉光俊墓誌 高肅撰。

唐比邱圓滿碑銘 在華嚴寺。

唐大遍覺禪師塔銘 劉軻撰。僧建初書。在興教寺。

唐大法師基公塔銘 李宏度撰。僧建初書。在興教寺。

唐圓測法師塔銘 宋復撰書。在興教寺。

唐大德進法師塔銘 陳光撰。僧智詳書。在溫國寺。

唐大德檀法師塔銘 姜立佑撰。在崇仁寺。

唐淨業禪師塔銘畢彥雄撰·在香積寺·

唐張旭斷碑千文在西安府學·

唐張旭肚痛帖在西安府學·

唐草書心經在西安府學·

唐懷素藏真律公帖在西安府學·

唐懷素聖母帖在西安府學·

唐懷素草書千文在西安府學·

唐題名石柱在西安府學·

唐石幢兜率天經在志州王府·

唐石幢燃燈功德經在香積寺·

唐石幢尊勝呪八種·一張少悌書·在崇仁寺·七無書者名·在牛頭寺一·興平崇寧寺一·慈恩寺一·乾州蒲落坊

唐石幢尊勝經十一種·一劉愼徽書·忘所在·一無可書·在百塔寺·九無書者名·在寶慶寺一·乾州大馬村一·

唐石鼓經呪在醴泉縣·

卷之五 跋四十一首

宋藍田縣修夫子廟碑·董儲撰·僧嗣端書·在藍田縣·

宋修唐太宗廟碑 李瑩撰·孫崇望書·在醴泉縣·

宋刻昭陵六馬圖贊 游師雄題·刁玠書·在醴泉縣·

宋譯三藏聖教序碑 太宗御製·沙門雲勝書·在西安府學·

宋北嶽安天聖帝碑 陳彭年撰·邢守元書·在北嶽廟·

宋重修北嶽記碑 韓琦撰書·在北嶽廟·

宋勸慎刑碑 晁迥撰·盧經書·在西安府學·

宋勸慎刑箴 晁迥撰·盧經書·在西安府學·

宋清淨護命得道經 龐仁顯書·在西安府學·

宋摩利支天并陰符經 袁正已書·在西安府學·

宋郭忠恕三體陰符經 在西安府學·

宋篆書千字文序 陶穀撰·皇甫儼書·在西安府學·

宋篆書千字文 夢瑛篆·袁正已隸書·在西安府學·

宋夢英十八體書 在西安府學·

宋夢英偏旁篆書 在西安府學·

宋夢英夫子廟堂碑 程浩撰·在西安府學·

宋登太山謝天書碑 眞宗御製御書·在泰山·

宋華嚴寺文殊閣碑 夢英撰·何潤之書·在華嚴寺·

宋興平縣保寧寺碑 冉曾撰書·在興平縣·

宋玄聖文宣王贊 眞宗御製·在孔廟·

宋修兗州文宣王廟碑 呂蒙正撰·白崇矩書·在兗州·

宋玉峯軒記 陳正舉撰·在興教寺·

宋三十六峯賦 樓異撰·曾參鑿書·在嵩縣·

宋絳州夫子廟碑 李垂撰·集右軍書·在絳州·

宋于眞菴記 任諒撰·集歐虞褚薛顏柳等書·在三原縣·

宋牡丹詩 在西安府香城寺·

宋普濟禪院碑 閻仲卿撰·僧善備書·在汧陽縣·

宋承天觀碑 李維撰·尹熙古書·在眞寧縣·

宋刻僧彥修草書 在西安府學·

宋鈔高僧傳序 陶穀撰·夢英書·在西安府學·

宋僧靜已書偈語碑 口口禪師述·在西安府學·

宋修周康王廟碑黃遜撰·孫崇望書·在咸陽縣·

宋修唐憲宗廟碑趙口撰·張仁愿書·在蒲城縣·

宋贈夢英大士詩僧正蒙書·在西安府學·

宋太平興國宮碑徐鉉撰·張振書·在盩厔縣·

宋同州龍興寺塔碑在同州·

宋復唯識解院記黃口撰·口口元書·在藍田縣·

宋賜西嶽廟乳香碑韓見素撰·口智通書·在華陰縣·

宋樞密趙瞻碑在盩厔縣·

宋游師雄墓誌張舜民撰·邵飭書·在西安府學·

卷之六 賦四十一首

宋蔡襄萬安橋記在福建·

宋蔡襄荔枝譜在福建·

宋蘇軾書醉翁亭記在鄆陵縣·

宋蘇軾書上清宮詞在盩厔縣·

宋蘇軾書樓觀詩 在整屋縣。

宋蘇軾仙遊塔題字 在整屋縣。

宋章惇草堂寺題記 在鄂縣。

宋蘇元老龍洞記 在寧羌州。

宋蔡京草堂寺題記 在鄂縣。

宋米芾蕪湖縣學記 在蕪湖縣。

宋米芾第一山大字 一在盱眙縣。一在整屋縣。

宋黃魯直狄梁公碑 范仲淹撰。

宋黃魯直夷齊墓碑 在蒲州。

宋黃魯直了元歌 騰禪師作。

宋黃魯直草菴歌 石頭和尚作。

宋薛紹彭詩刻 在整屋縣。

宋李駒遊終南詩刻 在鄂縣。

宋草堂寺舍利亭記 寧祖武撰。僧宗孺書。在鄂縣。

宋慈雲寺集右軍書詩 沙門靜萬集。在浮山縣。

金普照寺興造記碑 仲汝尙撰集·柳公權書·在沂州·

金趙秉文草書刻 在鄂縣·

金博州重修廟學記 王去非撰·王庭筠書·在博州·

金博州廟學碑陰 王遵古撰·庭筠書·

金中嶽廟碑 黃文約撰·郝書·在嵩縣·

金都統經略郎君行記 在乾州·

元集顏書默菴記 趙良弼撰在楊萬坡·

元趙孟頫孫公道行碑 鄧文原撰·在盩厔縣·

元趙孟頫敕藏御服碑 趙世延撰·在盩厔縣·

元趙孟頫番君廟碑 元明善撰·在饒州府·

元趙孟頫裕公和尚碑 程鉅夫撰·在少林寺·

元趙孟頫玄元十子贊 在中南樓觀·

元趙孟頫佑聖觀記 在杭州府·

元重陽仙跡碑 劉祖謙撰·姚璩書·在盩厔縣·

元重陽教祖碑 金密國公瓚撰·李道謙書·在盩厔縣·

元馬丹陽碑 王利用撰·孫德瑛書·在盤屋縣·

元蒙古字碑 在盤屋縣·

元重修說經臺碑 李道謙撰·李志宗書·在盤屋縣·

元希聲堂碑 朱象先撰·杜道堅書·在盤屋縣·

元文始碑 杜道堅撰書·在盤屋縣·

元篆書道德經碑 高翹書·在盤屋縣·

元正書道德經碑 在盤屋縣·

卷之七 附錄

記三首

卷之八 附錄

詩三十二首

石墨鐫華卷之一

明 盤屋趙 嶠子函著

跋三十六首

夏禹衡岳碑二種

禹碑七十七字。在衡岳雲密峰。楊用修得之。張僉憲云。宋嘉定中。何致子一遊南岳。脫其文。刻于岳麓書院。用修又刻于滇中安寧州。近世楊時喬。又刻于樓霞山天開巖。余所收二本。其一稍泐。跋數十字。尤不可辨。隱隱有何致字。當是子一舊本。其一則楊時喬刻也。用修謂韓愈、劉禹錫、朱熹、張栻諸人。求之不得而已得之。以爲奇幸。而王元美復疑之。謂銘詞未諧聖經。顛汲冢穆天子語。何也。用修金石古文。并楊時喬皆註隸釋。互有不同。元美亦有二本。釋亦不同。時喬本出在元美后。元美所得。豈卽何子一楊用修二刻耶。何其牴牾同也。但其文所謂龍畫螺書。鸞漂鳳泊。雖經摩刻。猶可想見古人。惜不得衡岳石上蹟耳。

周武王銅盤銘

此文元延祐間摩汝帖刻于石者。辭旨簡遠。雖非原物。亦可重也。

周穆王壇山刻石

吉日癸巳字在壇山。宋宋祁尋而摩之。縣令劉莊。鑿取歸州。權郡事李中祐。龜置廳事右壁。而爲之跋。國朝宋濂。考據款識。以爲周穆王書亡疑。而宋人施宿。乃謂州廡舊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內府。然則濂所見。余所錄。豈皆后人拓本耶。濂曾摩刻浦陽山房。仍自爲跋。余本有李跋。無宋跋。又非宋本。不可曉。

周宣王石鼓文

鼓文出入雅頌。書法淳質。出周宣王時。史籀筆亡疑。都元敬。楊用修。王元美諸人。辨之已詳。余借得一本。雖磨泐特甚。真三代物也。古人有以爲秦物者。已非。又有以爲宇文周物者。尤可笑。歐陽公最號博雅。乃亦疑之。遂令後人譏駁。無地自容矣。今石猶在太學門內。余從李典籍。又覓得此本。漫滅視余。借本尤甚。而護持無人。惜哉。

周仲尼比干墓題字

此書程邈李斯之所不爲。而曰仲尼手書。洪氏隸釋漢隸字源。辨其謬矣。然以比干忠烈。尼父是其族孫。姑妄信之。亦足爲忠臣吐氣也。

周仲尼季札墓題字

此書流傳已久。故陶淵明季札讚云。夫子戾止。爰詔作銘。唐張從申云。舊石湮滅。玄宗命殷仲容模搨。大歷中。蕭定重刻于石。又有謂李陽冰學嶧山碑。得此而後變化者。據此數說。則真仲尼書也。歐陽公疑仲尼未嘗至吳。且其字大。非古簡牘所宜。又有謂原字止曰嗚呼。有吳君子。而延陵之墓四字。后世妄增。卽

黃長睿董廣川皆以爲疑卒未有敢定其真僞者但淳化帖所收字小而鎮江石刻字大不倫不曉何故姑存之以俟博識君子。

秦嶧山石刻二種

唐封演謂魏太武登山排倒此碑然猶模拓者多邑人疲于奔命聚薪焚之有縣宰取舊文勒于石其后徐鉉得模本鄭文寶刻于長安自此刻者甚衆評者謂長安第一鄒縣最下而杜甫詩又云嶧山之碑野火焚聚木傳刻肥失真據此數說則嶧山舊石亡在開元之前其翻本或以石或以木矣則未知鉉所錄者縣令所刻石耶抑卽肥失真之木耶而鉉自謂得思于天人之際何也余所收二本一爲鄭文寶本正臨自鉉者僅存形似無復神情其一本則至元間翻刻據跋元祐中縣令張文仲又刻之矣此又當居文寶本之下原文二段後段乃二世詔文都元敬謂宜在石之傍文寶誤錄爲一而至元刻跋以爲皆二世頌始皇語尤可笑。

漢五鳳二年殘字

此石金高德裔修孔廟掘得之太子釣魚池中池在靈光殿基南三十步太子者景帝子劉餘封魯故俗以太子呼之也石曰五鳳二年宣帝號也又曰魯三十四年德裔以爲餘孫孝王時也又曰六月四日成者必當時創建或鑿池而記其成功之日也西漢石刻傳者極少此字簡質古朴存之以示後人。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

宙融之父。孔子十九代孫也。卒以延熹六年。碑造于七年。而趙明誠。歐陽永叔。王元美。皆曰四年。宙字季將。隸書易辨。而永叔集一作秀持。皆不知何據。鄭漁仲金石略。又載兩孔宙碑。尤謬。余借得東肇商本。又得二紙于王戶部堯年。趙郡丞可行。大都殘闕過元敬。所錄者猶精彩動人。元美乃謂文與書皆非至者。何也。

又有宙碑陰門生故吏名。余未得見。據金石錄。有捕巡字升臺。捕姓苑不載。而其稱謂有門生。門童。弟子。故吏。故民之不同。洪丞相適謂親受業曰弟子。相傳授曰門生。未冠曰門童。掾屬曰故吏。占籍曰故民。因是異聞。附著之。

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此碑都少卿元敬。考據始末甚明。楊用修金石古文全錄之。但碑中奏洛陽宮下。有司徒公河南□□□。□字季高。司空公蜀郡武都□□字意伯。二十四字。內闕六字。而二公不之及。都云此碑殘闕。據宋洪丞相隸釋錄其全文。而竟遺此。豈二公但憑鈔錄。未見榻本耶。碑後又有刻云。後漢鍾太尉書。宋嘉祐七年。張稚圭按圖題記。按此碑永興元年造。元常獻帝初。始爲黃門侍郎。距永興且四十年。此非元常書明甚。未知張稚圭所按何圖。其敘事簡古。隸法逾逸。令人想見漢人風采。政不必附會元常也。碑中趙戒。范史注。字志伯。今云意伯。趙明誠云疑是避桓帝諱。戒。袁宏又作誠。

漢韓勅造孔子廟禮器碑

此碑都楊二公錄闕七字。而余所獲楊本止闕五字。多一皇戲統華胥戲字。一以俟知與奧字。二公前余八十年。都所收又云舊楊本。而闕字反見于今。何也。且都錄碑陰。謂隸釋所載六十二人。較都家舊楊本闕三十八人。隸釋始曲成侯王暘。終洛陽王敬都家本。始涿郡太守魯廡次公。終河南樊文高。按碑文韓明府下。已列潁川長社王玄君。真至相史魯周乾伯德八人。似不應碑陰重錄。隸釋首正少此八人。于漢文簡古之體爲合。而都本乃重出。不知何故。惜不得至碑所一證之。至若碑隸書與卒史碑無二。且記法簡質。非今所能。而元敬乃以雜用讖緯薄之。余竊不取焉。

漢魯相史晨孔子廟碑

此史晨上尙書奏章。蓋漢制郡國因尙書以達天子。如今通政司事也。晨初到官。自出俸錢。以供禮祀。可謂知尊聖人矣。

漢魯相史晨孔子廟後碑

又一碑紀晨姓字。載當時廟享觀禮者九百七人。復修瀆置井及守墓人。可謂盛事。余所收二碑。在漢碑中頗爲完好。前碑止缺十一字。後碑止缺一字。按都玄敬與楊用修所錄。前碑缺二字。而後碑乃缺三字。且前碑上尙書後。有時副言大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等二十字。而都楊本俱無之。後碑又較二公多一望見闕觀觀字。一享獻之薦薦字。豈都公所收。偶是缺壞本。楊公又從都公書中鈔錄。不及以碑証耶。余生後二公。而得見所未見。爲之一快。

漢北海相景君碑

此碑殘缺。幾不成文。考集古錄。蓋自歐陽永叔時已然。而都玄敬乃錄其全文。止缺三十字。不知何據。玄敬又云。家藏漢碑不完者。皆以洪丞相隸釋足之。此是耶。王元美曰。隸法故自古雅。但益州部當言刺史。不當言太守。額曰銘。辭曰誄。亦屬未妥。東京作者往往如是。而碑中眉壽作麀壽。歐公以爲古字通用。良是。

漢淳于長夏承碑

都玄敬引證極博。大略以此碑自元王文定公憚。定爲蔡邕書。謂其氣陵百代。筆陳堂堂。洪丞相隸釋。謂其字體奇怪。鄭僑書衡。謂其兼篆體八分。合數說而疑碑非真蹟。又云。江陰徐擴有舊刻。闕字四十有五。此獨完好。則其僞始信。余亦覓得一紙。非漢刻似不待辨。而楊用修謂爲漢刻之僅存者。王元美亦云。其隸法時時有篆籀筆。骨氣洞達。精彩飛動。非中郎不能。豈所見別一碑耶。

漢郭有道碑

此碑在介休縣。余邑人王正巳。曾爲其縣令。余從其家覓一紙。乃正巳重刻者。深恨不得原刻。近有晉人爲余言。舊石曾在一秀才極愛之。每往碑下摩娑。累日一夕。盜碑昇去。縣令無奈。重刻一石。以應求者。後又磨泐。而王正巳再刻之。秀才所盜之石。竟不得出。異哉。

漢李翁析里橋鄘閣銘

董道書跋云。曩古文顯字。濕川漢作顯讀。謂川在卑濕。書學古文。至今同。古文字濕作醜。又作隰。故漢人濕又作累。然則濕當作濕。臬與參同體。故古文燥作慘。其言醜與易同。卜用醜亦易也。楊用修謂醜古與釋通。濕借作濕。慘與燥同。解作去濕就燥之義。蓋本董說。但碑文磨泐。歐陽謂二句適完好。今亦損過半矣。又碑中太守李君諱翕。字伯都。今板本皆作李會。或傳寫之誤。唯鄭樵略曰李翕。與碑合。

漢郃陽令曹全碑

萬歷初。郃陽縣舊城掘得此碑。中平二年造。內稱全爲戊部司馬。征疏勒王和德。攻城野戰。謀若湧泉。威車諸賁。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旅。諸國禮遣。且二百萬。悉以簿官。按范史西域傳。和德射殺其王自立。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燉煌兵五百人。與戊巳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宴。將諸國兵合三萬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二說不合。且司馬爲曹寬。非曹全。豈卽其人。范史傳寫誤耶。卽紀功者。張大其詞。而面縛歸死。似非虛飾。抑又何也。碑又稱光和七年。史光和止六年。蓋七年冬十一月。始改元中平耳。碑文隸書。逾古不減。卒史韓勅等碑。且完好無一字缺壞。真可寶也。余曾與友人論及古碑。友人曰。吾輩幸生此時。猶得見漢晉人書。恐後世無復存者。余曰。神物顯晦有時。寧無沉埋以待後死者。如曹全碑。歐陽公。趙明誠。都玄敬。楊用修諸公。豈得見哉。相貶一笑。

漢西嶽華山廟碑

漢魏碑例不著書刻人姓名。獨此題郭香察書爲異。洪适隸釋云：東漢循王莽禁無雙名。郭香察書者。察蒞他人之書。又唐徐浩古迹記以爲蔡中郎書。余按碑文云：京兆尹勅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句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市石察書爲二事。則洪公言似亦有據。但書雖遒勁。殊不類中郎。郭香何人。乃蒞中郎書耶。且市石察書。刻者皆著其名。而獨無中郎名何也。徐浩生唐盛時。去漢近。其人又深于字學。不應謬妄至此。皆不可曉。至如楊文貞公跋。遂以爲郭香書。則察字無屬。不成文理矣。此碑嘉靖中猶在一縣。令修岳廟石門。視殿上碑題。皆當時顯者。恐獲責罰。此碑年久。遂碎爲砌石。余從東肇商借舊本。而書其後。如此云。

魏封孔羨奉孔子祀碑

梁鵠字孟星。學書于師宜官。舉孝廉。官至選部尙書。漢靈帝重之。曹孟德愛之。王逸少學之。梁武評其書云：龍威虎震。劍拔弩張。是其書亦可重者。此碑結法古質遒健。未知果爲鵠書否。碑後題曹植詞。鵠書出。張稚圭亦曰：按圖記與卒史碑同。殊不可曉。

魏百官勸進碑

此碑或曰梁鵠書。或曰鍾繇書。未有的據。但隸法逾古。非二公不能。自是鍾鼎間物也。

魏文帝受禪碑

此傳是司徒王朗文。梁鵠書。太傅鍾繇刻石。謂之三絕碑。又云。卽鍾繇書。亦未有的據。然謂爲鍾書者。出

顏魯公言或不妄。隸法大都與勸進碑同。王元美曰：以太傅手腕使書前後出師表，刻七尺珉，不遂與日月照映哉！但其文與事海內士所指而唾罵者，寶玩不忍釋手，孰謂書一藝也？又曰：余始喜明皇泰山銘，見此而怵然自失也。漢法方而瘦勁，而整寡情而多骨；唐法廣而肥媚，而緩少骨而多態。漢如建安，唐三謝時代所歷，故自不得超也。此語得評書三昧，并識之。

晉將軍周孝侯碑

宜興周處碑，元美考據極詳。大都謂碑文記處以身殉國死戰矣，而忽又云：元康九年，因疾捐館，前後不續。攷吳晉俱無元康年號，且贈處將軍，賜葬地，給其母醫藥酒米等，皆永平七年戰歿時事。其後十五年，建武元年，乃諡孝侯，而碑併作建武年事。建武元年，陸機已歿，安得文及之？蓋碑前陸機撰，下有空石，後人妄增義之書，以重其價耳。又碑後云：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義興令陳從諫重樹此石。協律郎黃某書，尤爲可疑。余則謂碑中有唐元和重樹等語，實出黃某所書。其人習右軍者，後人見似右軍，遂加義之字。陸平原文不及諡孝侯事，重書刻時，或以意增之耳。而以身殉國以下元康九年等語，錯簡則不可曉。豈陳從諫刻後，又有刻者亂之耶？然不應謬妄至此。今但以其書有右軍遺意，姑存之，以待博識者。

後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

猛龍爲魯郡太守，郡人立碑而頌之。正書虬健，已開歐虞之門戶。碑首正書大字十二，尤險勁。又蘭臺之所自出也。猛龍不見史冊，據碑諱猛龍，字神回，而金石錄有劉乾碑，諱乾，字天，魏人名字如此，亦異矣。

魏修孔子廟碑

李仲璇爲兗州都督。修孔廟建碑。事在興和三年。史官稱之。是時高歡與宇文泰方確鬪關洛。而東魏又當遷都之際。仲璇乃能改修孔廟。崇尚文儒。賢矣。碑正書時作篆筆。間以分隸。形容奇怪。攷古書法大小篆。謂之篆。東漢諸碑。減篆筆有批法者。謂之隸。以篆筆作隸書。謂之八分。亦謂之隸。正書謂之今隸。亦謂之楷。然則如此碑篆耶分耶。古今隸耶。

後魏豆盧恩碑

史恩附兄寧傳曰。永恩。今據碑蓋以字行耳。碑稱保定二年。贈柱國大將軍涪陵郡公。史稱贈少保。幽冀等五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諡曰敬。似當以碑爲正。碑在咸陽恩墓前。隸書。令尹王公家瑞求得之。余摹一紙。多不堪讀。而王公所刻金石遺文。尙存強半。蓋碑下錄之耳。

後魏周惠達碑

此與豆盧恩碑皆咸陽令王公所得。視豆盧碑稍完。隸書。王公刻其文。止缺三十三字。而搨本則不可讀矣。碑首大魏故司空匡穆周公之碑銘篆書十二字。宛然如新。按史傳與碑略同。碑具當時贈諡。而史無之。史但云。開皇初。追贈蕭國公云。

後周華嶽頌碑

碑文万紐于瑾造。趙文淵書。按瑾唐瑾賜姓。史稱其著碑頌數十萬言。此其一也。而文詞殊無超拔。其稱

主稱之。又以題榜功增封邑。除郡守。後雖外任。每須題榜。輒復追之。竇臬賦云。文淵孝逸。獨慕前蹤。至師子敬。如欲登龍。有宋齊之面貌。無孔薄之心胸。然則文淵書在當時固自知名。此碑天和二年造。正其書路寢等榜後也。故官稱趙興郡守云。碑字小變隸書。時兼篆籀。正與李仲璇孔廟碑同。亦褚河南聖教。歐陽蘭臺道因之所由出也。江陵景福寺碑。不知存否。此則完好無一字磨泐。固文淵之幸哉。文淵史避唐祖諱作文深。

隋安喜公李使君碑

奉天鄉人掘得此碑。樹之上官村廟前。余過觀楊二紙。隸書亦自逾逸。而碑頗完。使君涼武昭王之後。祖景超。員外散騎侍郎。父通逸。使持節東南道都督狄道縣開國子。季父琰之。出牧荊郡。使君仕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邛州諸軍事。邛州刺史。安喜縣公。開皇十六年卒。十七年樹碑。皆歷歷可讀。而獨闕使君名。按使君與唐同宗。官亦不卑。隋史無傳。遂不可攷。使君祖父季父。獨琰之見魏書耳。因知史官闕略如此類者。不可勝計也。

隋海陵公賀若誼碑

此碑正書。方整精健。是唐初諸人前茅。在興平縣文廟。宋人磨其陰。刻夫子廟記。而此文止存十三。聞曾完好。一縣令苦貴人之摹榻。使捶去之。誼事見隋史本傳。茲不贅云。

隋龍藏寺碑

龍藏寺。卽今真定府龍興寺。碑尙存。碑書遒勁。亦是歐虞發源。但碑立于開皇六年。是時齊滅已久。而張公愷尙稱齊官。何也。又碑稱造寺者。太師上柱國大威公之世子。使持節左武衛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恆州諸軍事。恆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儒。史傳逸之。遂無所攷。

隋陳明府修孔子廟碑

陳明府名叔毅。字子嚴。陳宣帝子。爲曲阜令。修孔子廟。仲孝俊爲文。樹此碑。碑書亦頗有漢魏分隸法。而集古錄金薤琳瑯俱不載。唯金石錄有之。且都玄敬謂隋碑少傳。自云嗜好垂三十年。止得皇甫君龍藏碑。姚辨志。江夏碑塔記四種。皇甫碑唐刻。以是觀之。都才有三種。余所錄乃四碑。并常醜奴誌。李淵記。爲六。而皇甫。智永。不在其中。安得起玄敬于九原而誇示之。

隋智永真草千字文

智永傳其家逸少法。無一筆不合。此刻于大觀間。精良可寶也。南部新書。永居長安西明寺。寫千文八百本。但是律召調陽乃真蹟。蓋草聖召字似呂。故俗本誤作律呂調陽。徐散騎亦誤爲呂。夫以閏餘對律召。是其義也。今本正作召字。

隋常醜奴墓誌

醜奴。始平人。爲都督熒澤令。大業元年卒。誌在興平崇寧寺壁間。爲童子摩娑幾平。余楊一紙書。亦不大。

佳。但以隋物存之。興平卽古始平。今不知墓所在。

隋李淵爲子世民祈疾記

此唐高祖也。記稱鄭州刺史李淵爲男世民目患。先于此寺求伋。蒙伋恩力。其患得損。敬造石碑像一鋪。願此功德。資益弟子男合家大小福德永興足。永無災障。弟子李淵一心供養。後署大業二年正月八日。按是時太宗才九歲耳。而史稱高祖爲譙隴岐三州刺史。不曰鄭州。此亦可以證史之闕。

隋皇甫誕碑

皇甫君名誕。歿于隋。而碑立于唐。以子無逸貴也。于志寧撰。歐陽詢書。王元美謂比之信本他書。尤爲險勁。是伊家蘭臺發源。余謂其勁而不險。特用筆之峻。一變晉法耳。可爲楷法神品。碑舊在鳴犢鎮。今在西安府學。戊子。余君房督學。作亭覆之。丙申。亭圯。壓碑中斷。碑故剝二十餘字。至是又亡其五十餘字。余所收。乃未斷時楊本。深寶惜之。

石墨鐫華卷之二

跋四十一首

唐刻石經攷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五經文于太學講堂。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書丹刻石。立于太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科斗鳥跡體。篆用史籀。李斯。胡母敬體。隸用程邈體。此三刻也。魏世宗神龜元年以王彌劉曜入洛。石經殘毀。崔光之請補之。此四刻也。唐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之請。此五刻也。文宗時鄭覃以經籍刊繆。建言讎刊。準漢故事。太和七年。敕唐元度覆定石經字體。于國子監立石。九經并論語。孝經。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此六刻也。又孟蜀亦刻九經。謂之孟蜀石經。朱晦翁所引石經是此。

按六朝以前用分隸。今石經皆正書。且多用歐虞書法。知其爲唐人書矣。禮記首月令。尊明皇。純字諱。尊憲宗。又知其非天寶以前人書矣。然則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時石經也。舊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棄之于野。朱梁時。劉鄩用尹玉翁請。遷故唐尙書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始遷今學。嘉靖乙卯地

震石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缺字。別刻小石。立于碑傍。以便摹補。又按唐書謂文宗朝石經。建業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不離歐虞褚薛法。恐非今人所及。惟王堯惠等補字。大爲紕繆。今華下東生文豸家。有乙卯以前搨本。庶幾稱善焉。右本喬景叔說

唐晉祠之銘

唐得天下後。太宗祠晉侯而爲之銘。晉侯者。周唐叔後。霸天下者也。據碑高祖起兵時。曾禱于晉侯之祠。而以是報享之。太宗製文并書。全法聖教序蘭亭。而縱橫自如。但石理惡。歷年多。其銜鑿之存者無幾耳。

唐李英公碑

公陪葬昭陵。碑文高宗製并書。行草神逸機流。後半尤縱橫自如。良由文皇藏右軍墨蹟。如蘭亭之類。極夥。故其父子青宮。萬機之暇。一意模倣。以至此也。碑首御製御書四字。大類褚登善。余曾至碑下。見碑高大。過房杜諸臣。豈以陛下家事之一言。而爲是以報之耶。

唐萬年宮銘

萬年宮。卽九成宮改名。高宗幸而銘之。書之也。行草視英公碑。尤爲勁拔。

唐萬年宮碑陰題名

碑陰云。奉敕中書門下見從文武三品以上并學士并聽自書官名于碑陰。後列從官五十餘人。長孫無忌。李勣。褚遂良。輩皆與焉。書名大小不倫。然皆有法。卽契苾賀蘭亦不草草。一時之盛。令人仰想。其後武

氏亂之而不復可觀矣

唐景龍觀鐘銘

景龍觀者中宗所作。景雲二年。睿宗爲之鑄鐘製銘也。字正書而稍兼篆隸。奇偉可觀。鐘今在西安府城鐘樓。

唐紀太山銘

玄宗御製并書。文詞雅馴。而分隸適逸婉潤。最爲得意之筆。刻在太山高崖。字大六七寸。石方三丈。極不易搨。王戶部堯年爲彼中司理。見餉一紙。如獲明珠。王元美云。余嘗登泰山。轉天門。見東二里許。穹崖造天。銘書若鸞鳳翔舞于雲烟之表。爲之色飛。惜其下三尺許。爲搨工惡寒。篝火焚蝕。遂闕百餘字云。

唐玄宗注孝經碑

此碑四面以蟠螭爲首。鑿嵌精工。故非後世所能。開元帝書法。與太山銘同潤色。史惟則老勁豐妍。如泉吐鳳。爲海吞鯨。非虛語也。後有李齊古表。行書亦佳。同勒諸臣名字。字不草草。至如行押數十字。尤豪爽可喜。乃知前代帝王留心翰墨如此。

唐昇仙太子碑

武曩淫橫千古。而亦假借柔翰。天之生才于彼。何其不靳也。此文未必真出后手。當是北門學士語。碑首昇仙太子之碑六大字。飛白書作鳥形亦佳。飛白書久不傳于世。此其僅存者耳。

唐述聖紀

碑立乾陵。今倒仆折爲數段。止存兩段耳。據金石錄。武后製。中宗書。字法遒健。深得歐虞遺意。非中唐以后所辦也。

唐集右軍聖教序并記

此碑爲百代書法模楷。今時尤重。揚者無虛日。風骨鎔鍛俱無。存者形似耳。然其筆法。隱然可尋。余曾見舊揚十數本。獨長安一田生本。爲善。今已爲按察僉事劉公餘澤索去。餘皆不及也。余所收本。乃二十年前物。較之。今揚猶勝。真可寶惜。王元美曰。右軍真蹟。自禊帖外。不應行法大小勻整。乃爾。且梵字多所不備。小小展縮。偏傍湊合。所不免也。又曰。玄奘既託之文皇。懷仁又託之右軍。以不朽其業。卽令達磨師見之。不滿一笑耳。

唐三藏聖教序并記

此以序與記分刻二碑。于慈恩寺塔下分東西兩龕置之。風雨與童牧俱不能及。是以能久而不毀。書法遒健。然用筆輕細。后署永徽四年書。似不及同州本。

唐三藏聖教序并記

此以序記并書一碑。在同州。逾逸婉媚。波拂處虬如鐵線。后署龍朔三年書。似勝慈恩本。右二碑。王元美考年代官品。以爲不合。署名處疑皆後人附益。良是。但元美未嘗至關中。遂不知二碑所

在耳。余又按玉海。太宗製聖教序。高宗爲太子。又述記并勒碑置慈恩寺浮圖。永徽四年十月。褚遂良書。則大塔本似是眞蹟。而同州本反勝。何也。

唐九成宮醴泉銘

歐書皇甫君遒勁。此碑婉潤。尤爲正書第一。碑已缺殘。余曾見一舊搨。已爲貴人攜去浙中。余所收乃二十年前物。近復致得數紙。其中被縣令使石工鑿三十餘字。則余本又爲難得矣。宋趙子固謂率更化度醴泉爲楷法第一。今巋然獨存者醴泉耳。化度寺在朱雀街。今禾黍離離。無復蘭若之迹。不知碑亡在何時。每至其地。悵然者久之。

唐孔子廟堂碑

評者謂虞永興書。如層臺緩步。高謝風塵。又如行人妙選。罕有失詞。觀此碑果不虛也。賈耽相公云。孔子廟堂碑。青箱至寶。今碑已經五代翻刻尙爾。則當時可知。但碑已斷泐。在西安府學。余嘗至其處。見碑傍一片石。取視之。則碑之破裂者。如此。恐後人不復得見此書。可勝慨哉。

唐集右軍殘碑

此碑斷缺。棄西安城南隍中。王生堯惠輩見之。以語郡守。昇置頽宮。碑爲大將軍吳文立。宏福寺僧大雅。集右軍書。余觀其筆法。去聖教遠甚。應是集字者不及懷仁。而碑中有開元九年字。疑又從聖教序諸刻中摹集。非右軍眞蹟也。

唐昭仁寺碑

碑在長武縣。朱子奢撰。無書者姓氏。余觀其筆法。大類廟堂。廟堂豐逸。此稍瘦勁。廟堂五代重勒。此伯施真蹟也。歐公亦不言誰書。鄭樵直以爲伯施。都元敬謂必有據。而曹明仲曰。歐陽通書。通書道因諸碑。殊與此不類。按舊唐書。貞觀三年。詔建議以來。交兵處。爲隕身戎陳者。各立一寺。令虞世南。朱子奢等爲之碑。此破薛舉處也。又通本傳。少孤。母徐氏教以父書。儀鳳中。始知名。貞觀三年。至儀鳳元年。四十八年。道因碑書在龍朔三年。去貞觀三年亦三十五年。則此非通書明甚。而虞與朱同事。其爲虞書亡疑。曹明仲又以虞恭公碑在宜祿巡檢司。虞恭公。溫彥博也。陪葬昭陵。碑正在醴泉。宜祿巡檢司。卽今長武縣。明仲蓋誤以昭仁爲恭公耳。且恭公碑亦是信本書。非通也。明仲之誤如此。據其言者可謂無目。

唐少林寺碑

碑首太宗文皇帝御書七大字。分書出開元帝。中刻太宗征王世充時。移寺主并軍民檄。所謂御書卽此也。但其中止世民二字。以渴筆草書填之。餘皆正書。不類文皇。而開元帝以爲御書。賜額何也。下方則裴懿公。灌撰。述寺之始末。并書。灌負文筆。號霹靂手。不以書名。而此文殊不及書。書法秀勁。其得意處。漸升伯施之堂矣。

唐北嶽廟碑

碑鄭子春撰。崔鑲書。鑲無書名。此碑分隸逾逸。直當韓蔡雁行。而無樹碑年月。攷其時。張守珪鎮幽州。嘗

在開元之末耳。諸家無錄者何也。

唐玄宗靈應頌碑

中南樓觀宗聖觀尹喜宅也。玄宗夢老子真容得于此。玉真宮主爲道士居于此。故此碑述夢事以及玉真歸美唐室。倉部郎中戴璇撰序。戶部郎中劉同昇撰頌。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右僕射曾孫戴伋書。書法分隸頗豐潤。第骨力乏耳。稱曾孫爲璇也。然則碑云天寶元年建。不知追成頌序之日而稱乎。抑亦當伋時乎。伋官僕射而史不書。遂無從攷。

唐宗聖觀碑

此與前爲一碑而刻其陽陰爲唐刻。此則爲元翻刻。按碑建于武德九年。歐陽詢撰序。陳叔達撰銘。爲神堯祀尹喜作也。分隸書。無書者姓氏。書法故自佳。經翻刻失其筆意耳。王元美云。叔達以黃門侍郎判納言事。而此碑云侍中。蓋武德三年改納言仍爲侍中。宰相表則叔達以二年正兼納言。九年十月坐事罷。而傳遺之。當以此碑爲定。

唐房梁公玄齡碑

碑已泐。僅存六百餘字。褚河南正書。結法與聖教序同。可寶也。舊唐書諱喬。字玄齡。碑曰諱玄齡。字喬。當是以字行。后復以名爲字耳。新唐書從碑。

唐申公高士廉瑩兆記

碑僅存三百餘字。攷金石錄。許敬宗撰趙模書碑。稱公諱儉。字士廉。則公亦以字行。但房公名喬。字玄齡。以字行。而碑曰諱玄齡。字喬。歐陽公嘗以爲疑云。新唐書房玄齡字喬。以高公瑩兆記觀。則喬果爲字乎。此似未見房公碑者。趙模在貞觀中以書名。嘗與諸葛貞臨蘭亭刻石者。此書方整秀逸。大類歐虞。惜不全見。碑側題字數行。亦半泐。其一云。會昌四年五月四日。六代孫尚書左丞元裕拜云。瑩所。其一云。六代孫正議大夫。行給事中。上柱國。渤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少逸云。謹附名題于碑側。會昌四年五月十五日。按唐史稱元裕少逸相代。兄弟迭處禁中。又曰。會昌中。少逸爲給事中。然則此正兄弟相代時也。而史不書少逸封爵。且又不言二人爲士廉後。唐世重氏族。豈其譜逸耶。二人立朝。亦非沒沒者。非此幾令申公不得有其孫矣。

唐虞公溫彥博碑

信本此碑字。比皇甫九成差小。而結法嚴整。不在二碑下。王元美曰。如郭林宗標格清峻。而虛和近人。攷溫公卒貞觀十一年。是時信本年已八十餘。而楷法精妙如此。虞伯施嘗謂信本齊紙筆。豈亦齊老少耶。惜碑已殘。后世不復見耳。

唐中書令崔敦禮碑

此碑久仆。少傳于世。余起而搨之。有千餘字。于志寧撰文。名氏尙存。據金石錄。無書者姓氏。而書法方整圓健。與王知敬書李衛公碑。如出一手。或當是知敬書。金石略以爲于立政書。未知是否。崔公先名元禮。

高祖改敦禮字安上金石錄曰崔安禮誤

唐祭酒孔穎達碑

此碑于志寧撰不著書者名氏其書全習虞永興而結法稍疎自非中唐以後人所辦黃長睿亦云世傳爲永興書非也祭酒沒后永興十年乃學永興法者書也碑半沒土中據集古錄已謂磨滅而摘其與史傳不同者傳字仲達碑字冲遠碑與魏鄭公同修隋書而傳不著傳又不著穎達卒時年壽今碑字冲遠與修隋書事尙如新年壽字半泐隱隱可讀云貞觀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薨春秋七十有五然則歐公所有碑與今碑略同數百年間豈無剝蝕之災且昭陵諸碑多不可讀而孔公碑獨尙如此或公有功于六經而鬼神呵護之耶

唐李衛公靖碑

碑下半磨泐上半完好考金石錄爲許敬宗撰王知敬書和敬書在當時固自知名評者謂與房玄齡殷仲容伯仲余觀此碑逾美直是歐陽率更虞永興之匹敵也歐陽永叔謂碑云爲安撫使史云爲撫慰使碑靖爲刑部尙書時行太子左衛率封衛國公時授濮州刺史酬其爵邑子孫承嗣后雖不行皆史宜書余考前二事誠如歐公但舊唐書傳有改封衛國公授濮州刺史仍令代襲例竟不行等語宋祁修新唐書削之但曰改衛國公耳歐公正與宋公同事何得云宜書不書也且舊史云本名藥師碑與新史皆作字藥師公又有弟名客師豈先名藥師后改曰靖而以藥師爲字耶

唐褒公段志玄碑

公封褒國公時亦授金州刺史見舊唐書而新唐書亦削之何也且史云志玄父偃師至郢州刺史碑云散騎常侍益都縣開國公贈洪州都督八州諸軍事諡信公碑云志玄從破薛舉劉武周云而史不書碑云諡忠壯舊史同而新史曰壯肅其刺謬不合如此惜碑全者僅半尙未得詳考耳至如碑書撰俱無名氏書法雖方整不無少遜崔安上李藥師碑然于正書中時作一二筆分隸是六代遺習

唐中書令馬周碑

此碑在大道傍周墓前殘缺爲甚存者僅四百餘字非篆額字存幾不知爲馬周碑今摩碑者多不摩額是一恨也據金石錄許敬宗撰殷仲容書仲容名書此碑分隸有法雖存者少亦足以觀矣

唐莒公唐儉碑

此碑在昭陵東南最遠而地僻故傳者極少余至其下摹一紙真行書輕圓秀勁卓然名家惜無姓氏攷舊史官爲立碑碑雖殘缺后有夫人河南元氏又有皇唐開元廿年等字或開元時始建碑耶似不可曉

唐太常卿薛收碑

此碑殘缺存者數十字耳碑額題太常卿汾陰獻公據史永徽間贈太常卿而不書諡見史之佚者多也碑書法亦類王知敬趙模而無名氏撰者據金石錄爲于志寧

唐芮公豆盧寬碑

寬欽望祖也。高祖改其姓爲盧氏。永徽中復姓。豆盧氏有子懷讓。尙萬春公主。又有子仁業。卽欽望父也。史不爲立傳。但附見欽望傳中。碑已殘泐。僅數十字。無從考其始末。幸碑額亡恙。知爲寬碑。正書精健。有法。而無名氏撰者。據金石錄爲李義甫。

唐薛公阿史那忠碑

碑泐。其存者稍倍于豆盧寬碑。亦以額識之。而書法更勁拔。在永興河南間。惜撰書俱無名氏可攷耳。

唐尙書張後胤碑

碑額題故禮部尙書碑已殘。其可讀者有云。故金紫光祿大夫張胤。有云。二十三年。除散騎常侍。出陪鸞輅。有云。第四子巽。第六子小師。並早亡。第五子律師。泗州司馬。云。攷唐史儒學傳。有張後胤。卽其人。而碑曰張胤。豈字後胤耶。舊史無字。而新唐書曰字嗣宗。然則後字衍耶。碑書撰俱無姓氏。書法精健。是得河南之支流。而開平原之門戶者。

唐左監門將軍王君碑

碑書勁健可錄。額題左監門將軍王君而多泐。其存者有云。武德九年。授內侍。有云。貞觀四年。遷右監門將軍。進爵爲公。有云。尋加正議大夫。內侍如故。有云。吐谷渾據龍沙。有云。又出使吐蕃。有云。二十二年。遷使持節。云。其人蓋宦官。而曾與李衛公同征吐谷渾者也。碑缺其名。而史亦不書。當是唐初尙無觀軍容使之權耳。

唐將軍張阿難碑

碑書大似李衛公碑。殘泐特甚。中有云。內侍汶江縣開國侯張阿難。又有云。銀青光祿大夫。內侍汶江縣開國侯張。又有云。勇冠三軍。掃定河汾等語。其人蓋宦官。而曰勇冠三軍。得無溢美乎。唐初開國宮寺爲公侯。魚李之禍兆矣。

唐褚亮碑

亮。遂良父也。由陳入隋。由隋入唐。八十八卒。碑已殘闕。不可詳攷。分隸與馬周碑如出一手。疑亦殷仲容書。遂良能書。非仲容輩恐不得汗其父碑也。

唐姜遐斷碑

遐者。慕之孫。行本之子。史但附兄簡傳云。弟柔遠。美姿容。善敷奏。則天時。至左鷹揚衛將軍。通事舍人。內供奉。寥寥數語。亦不云名遐。遐之子卽姜皎。而撰書遐碑者。乃簡之子晞。代簡襲行本爵爲郾國公者也。書全法登善。而結小弱。碑上段已亡。止有下一段棄墓側。余摩而錄之。按游景叔刻昭陵圖。止有姜確墓。確。行本名。史亦云行本陪葬昭陵。而俱不及柔遠。何也。

唐蘭陵公主碑

蘭陵公主。太宗第十九女。名淑。字麗貞。駙馬都尉慶州諸軍事使持節慶州刺史扶風寶懷。愬。太穆皇后孫。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寶德素子也。史書寶氏二十餘人。無德素名。而公主傳但言愬爲太穆皇后族。

子而已。此碑亦可以備史之闕。撰者據金石錄爲李義甫。無書者名姓。而方整勁拔。亦歐虞之流亞也。

唐涼國公主碑

此蘇頌撰。開元帝分書。帝書潤色。史惟則。而此碑稍肥。要之一變漢法者也。公主碑名花莊。史作華莊。先封仙源。嫁薛稷子伯陽。伯陽坐父稷流嶺表。再嫁溫彥博曾孫曦。史遺曦不書。而碑諱不言伯陽。

唐許洛仁碑

洛仁附見許世緒傳末數語。碑載甚詳。但半泐不可讀。正書極似隋賀若誼碑。方整有之。而勁拔則當遠遜顏平原。

唐乙速孤昭祐碑

昭祐名神慶。本姓王氏。太原人。五代祖顯。魏驃騎大將軍。賜姓乙速孤。遂爲京兆醴泉人。曾祖貴。隋河州刺史。和仁郡公。祖安。益州都督。父晟。唐驃騎將軍。代有顯人。神慶高宗時爲太子右虞候。副率檢校左領軍將軍。上柱國。以卒。史不立傳。且不復姓王氏。不可曉。碑苗神客撰。釋行滿書。書亦勁健有法。然不及王知敬趙模諸人。

唐乙速孤行儼碑

行儼字行儼。神慶子也。墓相去不十餘步。二碑并峙。余皆摩之。而因以知神慶尙有子行儼。仕爲右武衛將軍也。碑爲劉憲撰。白義暉分書。書亦跳拔。宜居韓蔡之亞。攷歐陽公有神慶碑。而未見行儼碑。且前碑

五代祖五字甚明。而公以爲闕文。或所見偶闕本耳。

石墨鐫華卷之二

跋四十六首

唐郭敬之家廟碑

碑在今陝西布政司御題額。顏魯公撰并書。敬之，汾陽忠武王父也。夫以汾陽家廟，得魯公手書，千載而下，猶有生氣。其文與書，又非所論也。但其碑在役人雜遯之所，雖巋然壁上，而不無磨蝕之憂。然以二公之靈，鬼神呵護，有由來矣。

唐郭敬之家廟碑陰

碑陰具述汾陽兄弟子孫始知汾陽兄弟九人，皆列大位，不止史所稱幼明一人而已。且汾陽封拜，與史小異。錄具左方。碑正書，陰作行書，不審亦出魯公否。觀其筆力，似非魯公不能也。

按碑陰，子儀武舉及第，授左衛長上，改河南府城臯府別將。又改同州興德府右果毅左金吾衛知隊長上。又改汝州魯陽府折衝長上，知右羽林軍。又遷桂州都督府長史，充當管經略副使。又改北庭副都護，充四鎮經略副使。又除左威衛中郎將，轉右司禦率，兼安西副都護。改右威衛將軍同朔方節度副使。改定遠城使，本軍營田使。又加單于副大都護，東受降城使，左廂兵馬使。又拜右金吾衛將軍，兼

判單于副都護。又拜左武衛大將軍兼安北副都護。橫塞軍使。本軍營田使。又兼充天德軍使。安北副都護。又兼豐州都督。西受降城使。右廂兵馬使。改衛尉卿。兼單于安北副都護。靈州刺史。攝御史中丞。權充朔方節度。關內支度。營田。鹽池。押諸蕃部落副大使。知節度事。六城水運等使。又拜御史大夫。餘並如故。又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單于安北副都護。靈州大都督府長史。節度等使。餘如故。又特加銀青光祿大夫。又拜司空。餘如故。又充副元帥。餘如故。又拜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武部尚書。餘如故。又加朔方管內採訪處置使。又加司徒。封代國公。食實封一千戶。餘如故。又兼中書令。司徒。兼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于鎮北副都護。朔方節度等諸使。餘並如故。又充東京畿及山南東道并河南等道諸節度防禦兵馬元帥。仍權知東京留守。判留司尚書省事。餘如故。又兼邠寧鄜坊等兩道節度使。又封汾陽郡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兵馬副元帥。仍充本管觀察處置使。餘並如故。加實封五百戶。又加實封二百戶。又加實封二百戶。又充關內副元帥。餘如故。又兼上都留守。餘如故。又兼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本道觀察處置等使。兼河中尹。餘如故。又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充朔方節度大使。及關內支度。營田。鹽池。押諸蕃部落等使。六城水運使。管內觀察處置使。餘如故。又拜太尉。兼河西副元帥。通和吐蕃等使。餘如故。又拜尚書令。兼中書令。餘如故。

史稱子儀初授左衛長史。累遷單于副都護。振遠軍使。又以天德軍使兼九原太守。又爲衛尉卿。靈武

郡太守。又加實戶七百。頗與碑不合。碑立于廣德二年十一月。子儀是時年六十八歲。官止于尙書令兼中書令。故不及攝冢宰尊尙父等事。但史言子儀辭尙書令。碑乃實書之。且通鑑拜尙書令在十二月。此前一月書。當是史誤。

唐多寶佛塔感應碑

魯公正書。惟此碑最著。以其字比諸碑稍小。便于展玩耳。而結法視東方讚家廟碑。似覺少遜。王元美曰。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信然。碑舊在興平千福寺。不知何時移立西安府學中。

唐將軍臧懷恪碑

魯公此書偉勁。而骨稍瘦于家廟諸碑。皆可重也。王元美云。臧懷恪再爲王峻蕭嵩兵馬使。積官右武衛將軍。封上蔡縣侯。三贈至工部尙書。以子希讓貴故也。兄懷亮。至左羽林大將軍。懷恪有子七人。咸貴。而希讓至尙書節度魯國公。碑稱兄弟子姓。助賢間出。自開元至于天寶。乘朱輪而拖珪組者數百人。而史不爲傳。故聊載之。

唐東方曼倩讚碑

此碑在山東陵縣。王元美曾得舊本。余所收乃長安故家者。小小磨泐。當與元美家搨本同。書法峭拔奮張。固是魯公得意筆也。元美謂東方生蹟固奇詭。夏侯文亦有壺公薊子意。獨公書嚴整未稱。不若留右軍寫其情性可也。余則謂魯公以忠義而好神仙。小說載公歿后。指甲金色。透出手背。又寄家人手書事。

雖涉怪誕而亦可以證公深于神仙之術。固東方生千載至契也。然其筆卻無物外姿態。不如書汾陽家廟。大是本色。

唐顏氏家廟碑

李陽冰篆額。顏魯公撰并書。石四面環轉。製法精工。廟不知在何處。後燬。宋初有李延襲者。語郡守移置文廟。此書結法與東方讚正同。勁節直氣。隱隱筆畫間。

唐中興頌碑

磨崖中興頌碑。自歐陽公集古錄。已謂其歲久剝裂。字多缺殘。好事者以墨增補之。王元美最博雅。乃云。字畫方正平穩。不露筋骨。當爲魯公法書第一。豈元美所見。乃崖石真本耶。余獲一紙。恐是棗刻。雖筋骨不露。而神氣全亡。惜不得至永州崖下一證之。

唐八關齋會碑

此宋州將吏爲節度使田神功項疾愈作齋會也。神功故非良臣。徐向等媚其主帥。非佳事。而魯公爲撰爲書何也。乃其字法大徑三寸許。方整逾勁。不減曼倩讚家廟碑。

唐干祿字帖

此本模刻最多。此亦模本也。故魯公面目十失八九。攷歐公集古錄。開成中已有楊漢公模本矣。漢公謂工人爲衣食業。故摹多速損。歐公云。公書爲世楷模。而此字書辨正僞謬。尤盛傳。所以損爾。世人所傳。乃

漢公模本真本以不完遂不傳然則真本不知在否但得漢公本似猶勝木本也又讀王元美跋乃謂無一筆縱緩藏之爲臨池指南元美好古或宜有真本耳抑亦漢公本耶

唐爭坐位書藁

魯公草行不知何時上石石已泐矣而法猶可尋王元美云無一筆不作晉法所謂無意而文從容中道者也又云公剛勁義烈之氣文不能發而發之于筆墨間余嘗謂公學不如其人于麻姑壇記見之詞不如筆楷不如行有意不如無意于此帖見之而都玄敬乃謂草草之筆亦爲摹刻目中有筆余不能不服膺元美

此碑雖泐而顏公筆法宛然近董氏摩入戲鴻堂帖乃云陝省者不足觀而自謂存魯公法度今以余觀董氏刻視此則神亡多矣

唐顏真卿奉使題字

魯公行書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又作二語云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宋刻同州下有公小像不知原刻在何處然觀其詞意乃使李希烈時也亦足悲矣

唐華岳題名

凡二紙其一則乾元元年顏魯公自蒲州刺史除饒州與監察御史王延昌穆寧評事張澹華陰令劉暉主簿鄭鎮同謁題魯公真書其一則上元元年華陰令王宥前令王紆丞王沐尉李齊權頌鄭縣簿張彬

尉竇戩。下邳丞李演。尉邢涉。處士王季友。張彪。著作郎孟昌原。法曹參軍李樞。同謁題。年月上方。用小篆。姓名下方。用分隸。皆樞書。老勁不作俗筆。歐陽公集華岳題名。自開元至清泰五百餘人。今存者止此耳。爲之一慨。

唐顏真卿斷碑

華州王氏掘地得石一片。云員外郎瑯琊顏真卿書。又有云都官郎中東海徐浩篆。其餘數十字。則不成文。不可知何碑。但其字法雖嚴正。而鈎磔處不及魯公他碑。存之以俟考。

唐雲麾將軍碑

北海書逸而逾。米元章謂其屈強生疎。似爲未當。此碑是其得意者。雖剝蝕過半。而存者其鏗鏘凜然。碑在蒲城。楊用修謂已斷。正德中劉遠夫御史以鐵束之。又謂已亡。朱秉器又謂良鄉亦有此碑。蒲城者爲趙文敏臨書。今蒲城碑尙在。未斷。無有鐵束事。且蒲城李思訓葬處。北海真蹟的非。文敏所能。良鄉本肥媚。文敏書無疑。楊朱二公未嘗至蒲城。而朱公尤爲警斷。

唐岳麓寺碑

此碑俞仲蔚謂勝雲麾。王元美謂殘楮斷墨。猶足傾倒眉山吳興。余初未見。一日遊長安。有書賈持一碑來售。余知其爲北海書。亟伸之。則岳麓寺碑也。雖漫漶。然筆意猶存。亦不能勝雲麾。差伯仲耳。雲麾下半已無字。上半存者乃如新。此碑雖首尾皆可讀。而鈎磔波撇。不復可尋。當是石理有堅脆也。

唐葉有道先生碑

北海分隸。固自逾逸。雖於漢人不無小遜。而與梁昇卿韓擇木輩逐鹿。未知死誰手矣。又趙明誠錄二碑。一爲邕行書。一爲韓擇木八分書。此正分書而曰邕。不知何故。豈后世翻本者。未見邕碑。而以韓書附會邕名耶。書以俟考。

唐淄川公李孝同碑

孝同者。淮安靖王神通之子。史但附名神通傳末。碑亦磨泐。可讀者才半。中有云。太宗爲秦公。孝同隸焉。承間啓王曰。秦公瞻視非常。功業又大。雖非儲貳。必膺寶歷。靖王心然之。云。此亦可爲先見矣。撰文姓氏。已不可求。書者據趙明誠爲諸葛思楨。今亦磨蝕。但其筆法虬健。波拂處大類褚河南。可寶也。

唐祝府君碑

此祝欽明敘述其父綝之碑也。綝字叔良。功名不顯。以欽明貴。故豎碑。欽明仕中宗朝。建議皇后助祭天地。其人品殊無足稱。但碑書法。是習伯施登善而有得者。非近世能書家所及。趙明誠已云。姓名殘缺矣。

唐李劍州廣業碑

廣業卽孝同之孫。爲劍州長史。長子國貞。爲王元振所害者。次子若水。仕金吾衛大將軍。通事舍人。功名俱不顯。以國貞子錡貴。始樹此碑。考之史。國貞原名若幽。而附若水于李齊物傳。云齊物族弟。不言爲國貞親弟。又孝同碑云。有子瑱。此碑云。雲麾將軍璠。公之烈考。則廣業家世。歷歷可尋。至錡以叛遂亡。此碑

貞元二十年立。后五年錡始叛也。王元美謂書撰人皆不可考。今碑中有云。謂雲遼嘗學舊史。云。而前署撰者官刑部侍郎。當是鄭雲遼。攷雲遼正與李錡同時。撰文亡疑。但碑又云上柱國原武縣開國男雲遼。傳不及。或史略之耳。書者則誠不可考。書法直是徐浩敵手。

唐于大猷碑

此碑僅存強半。書法全出登善。峻拔逾健。可爲傳神。而書者名氏。遂不可求。惜哉。按大猷志寧之孫。立政之子。志寧之玄孫。休烈顯于肅代朝。傳云。休烈父默成。沛縣令。早卒。合之正爲四世。但不知默成者是大猷子否。趙明誠有默成碑。今不可得見矣。

以上四碑。皆在三原北原。余觀其書法。皆可寶藏。而知者最少。且四人家世。明滅史冊間。故爲稍論著云。

唐贈池州刺史馮公碑

此當是道士馮道力父名仁口字太玄。道士與劉成祖占玄宗當受命。潛布欺誡。開元中。拜道力銀青光祿大夫。冀國公。而又拜其父朝散大夫。使持節池州諸軍事。池州刺史也。開元十一年五月卒。十一月壬申。葬咸陽北原。建碑。今在長陵西。碑云。意得玄珠。謀參黃石。同心戴舜。以爲天子。蓋指玄宗受命事也。書者爲國子監丞郭謙光。謙光又嘗書韋維碑。見鄭樵金石略。朱長文古碑考。則其書亦小有聲者。此碑分隸。自是名家。惜剝蝕不可揭。余與王咸陽從碑上錄之。王公刻入金石遺文。字多舛謬。攷道力與劉承祖同事。承祖開元十年。坐姜皎事。配雷州。詔百官不得與卜祝之人往來。而道力父尙爾建碑。禍不及耶。以

道力事不顯。故參攷而著之。

唐臨淮武穆王李光弼碑

張少悌書。在當時不大知名。而此碑殊勁拔清圓。深得右軍行草遺意。惜殘缺不完。且于李公中興偉略。不得一一證之。唐史耳。

唐西平忠武王李晟碑

碑在高陵縣王墓前。裴晉公撰。柳誠縣書。已磨泐不可讀矣。都玄敬全錄其文。止缺數字。又別本有刻者。與碑亦牴牾數字。當是傳寫之誤。王元美云。是時西平諸子皆已逝。獨太保聽存。乞晉公文。寥落不能發。其忠義戡定之績。至于料吐蕃背盟事。絕不載。蓋聽于其時。徒見晉公祿位勳業之盛。幾埒西平。意其文足以光顯其先。而不知晉公雖非忌者。自以爲位宰相。文崇簡要。體當如是。而于西平之元功偉略。十不著一二。嗚呼。今碑首云。奉勅撰書。序末云。乃命臣度。稱代言時。似非聽乞也。元美豈未讀全文耶。都玄敬又錄其官。時與史不合者極詳。今鈔具左。

碑謂晟由左清道率。歷三府右職。累遷至光祿太常卿。傳則云。授特進試太常卿。碑謂晟爲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代宗徵之。以左金吾衛將軍爲神策軍兵馬使。傳則云。以右金吾衛大將軍爲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碑謂晟平蜀還。授檢校太子賓客。而傳不書。碑謂建中二年。以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尋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傳則云。晟爲神策先鋒。加檢校左散騎常侍。

兼魏府左司馬。尋授御史大夫。碑謂皇居失守。授晟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使。傳則云。詔拜神策行營節度使。碑謂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尋轉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等使。管內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復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傳則云。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碑謂鑾輅爰歸。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觀察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傳則云。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尋拜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晟之碑作於當時。而史成於後代。要當以碑爲是。

又碑所記公子十二人。史云十五人。亦當從碑。

唐蘇許公碑

蘇許公瓌。武功人。景雲元年十一月。葬于武功。碑隸書。剝蝕過半。存者才十三。書法猶有漢魏遺意。金石略云。盧藏用書。而金石錄云。藏用撰書。攷文苑英華。藏用撰序。張說撰銘。今碑后猶有范陽張說字。鄭趙二公未見耶。

唐契苾明碑

明契苾何力子也。婁師德製文。殷玄祚書。筆法亦瘦勁可觀。碑中契苾何力作河力。史謚曰烈。碑謚曰毅。

疑史爲誤。碑中敍明子。前曰長男。後曰聳。二字自相牴牾。且明長子。聳襲封涼公。而後云孤子。息涼國公。聳立又何也。明葬于萬歲通天元年。碑立于先天二年。仍稱大周革命。仍用武氏製字。都不可曉。

唐段行琛碑

此碑名不著。而書法逾逸豐美。極是當家。書者爲張增。增無書名。亦可以知唐人能書者多矣。非此碑則後世不知有增也。按碑行琛者。忠烈公秀實父。忠烈兄弟四人。長祥。頴。次公。次秀。成。次同。頴。史傳不著。因爲拈出。碑又不署撰文者姓名。豈卽張增耶。忠烈公汧陽人。碑在汧陽。完好可揭。趙明誠金石錄。又有一碑云。楊炎撰。蕭正書。與此不同。而卻無此碑。豈段公有二碑耶。書之以俟考。

唐尙書馮宿碑

此碑柳書。結字小。差勝玄秘塔碑。尙不堪與薛稷雁行。楊用修云。亞于廟堂碑。過矣。大都柳書筋骨太露。不免支離。宜米南宮之鄙爲惡札。而宣城陳氏之笑其不能用右軍筆也。

唐王忠嗣碑

忠嗣歿于天寶初。碑立于大歷十年。元載撰文。王縉書。載忠嗣女夫。縉王摩詰兄也。縉名能書。結法老勁。真可與李邕伯仲。然恣態婉媚。啓后世如趙承旨諸人書者。此等碑也。

唐田仁琬德政碑

此蘇靈芝書。靈芝武功人。生開元天寶間。書與胡霈然齊名。霈然書。評者謂其格力不揚。今霈然書不可

見此碑可以得其概矣。大都源出聖教。而肥媚爲多。尙不及王縉書王清源公碑。而宣和譜擬之季海伯施。季海不足論。但恐伯施于地下笑人。

唐夢真容碑二種

此蘇靈芝書。按碑開元帝夢老子真容。求得之中南之樓觀。博州刺史李成裕。奏准諸州同勒石。則此碑天下皆刻之。金石略載之。云未詳所在。余此碑并田仁琬碑。得自鄉人之守易州者。或在易州。今中南樓觀。亦有此碑。亦靈芝書。文同。而易州碑稱奉勅旨。宰相牛仙客。樓觀碑稱張九齡。按碑此事在開元二十九年閏四月。九齡自二十四年罷相。二十五年左遷荊州長史。二十八年薨。未嘗生至二十九年也。似當以易州碑爲是。樓觀碑經宋翻刻。字畫不及易州三舍。豈亦謬易其姓名耶。

唐姜姬公劉廟碑

碑在邠州。張獻甫爲節度。作廟祀姜姬公劉者也。高郢撰。張誼書。郢事李懷光。能引譬忠義。不爲勢屈。卓然名臣。獨爲相時不能制王叔文輩耳。文尤冗弱。殊無足稱。張誼於書家不甚著。此書不及王縉。而略似柳公權。亦足存也。

唐孔子廟詔表碑

此高祖高宗詔各一通。祭文一通。太子宏表一通。皆分書。金明昌中。暴風折木。壓碑仆。跌損而碑不損。刺史高德裔易趺樹之。行書題六十五字于后。王元美曰。其行筆不甚精工。而時有漢意。乃知古法自開元

帝始盡變也。

唐修孔子廟墓碑

此李北海邕撰。而張庭珪書。邕文不及書。此碑是已。庭珪名書。書小史謂邕文必致珪書。而評者有古木崩沙閒花映竹語。觀此亦未爲的然。但書趙盾作趙遁。何也。

唐贈太師孔宣公碑

此崔行功撰。孫庭範書。行功嘗書開元寺千佛記者。庭範無書名。而此碑分隸。是唐初法。亦有漢魏遺意。可與唐詔表碑同觀。

唐孔溫裕修孔廟碑

溫裕。孔子三十九代孫。能以私俸奏請葺廟。宜蒙嘉獎矣。碑賈防撰文。聊略未稱。書者無名氏。而亦有顏清臣柳誠懸遺意。不作惡札。

唐兗公之頌碑

兗公。顏回也。字子淵。碑避高祖諱。作子泉。都督李庭誨命縣令張之宏撰頌。包文該正書。書遒勁有法。石惡多泐耳。

唐華岳精享碑

此唐開元帝遣蘇頲禱雨華山有應而建碑也。作者爲主簿咸廩。書者爲御史劉升。升見金石略僅二碑。

而遺此。今觀其隸古逾逸。有漢人遺意。五代以降。求此一批法。不可得矣。

唐昭告華岳碑

韓擇木以八分名。昔人評之曰。雖姿字不至峻茂。而嚴正可畏。杜子美云。尙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觀此碑良是。碑文韓賞爲補闕禱華岳而作。大要與神盟。欲忘身奉國。其詞則余無取焉。

唐述聖頌碑

碑在華陰縣岳廟中。達奚珣撰序。呂向撰頌。并書。不著年月。攷呂向開元中召入翰林。此碑稱集賢殿直學士。當是開元中立。碑云。藻翰自天。發揮神化。建碑于廟。以光寵焉。又云。樹之平地。巖若斷山。六龍盤薄。紕其上。羣神離立。負其下。當是頌玄宗所建華岳碑也。今其碑已裂。跌尙存。如山上存二字。大可徑四寸許。分隸不減太山銘。而呂向此書尙完。在一道士院中。向書昔人稱其草隸峻巧。又能一筆環寫百字。號連綿書。又云。歐鍾相雜。自是一調。筋骨乾枯。精神嶮峭。今觀此碑。雖勁健自喜。然不堪與登善作衙官。

唐碧落碑

段成式謂此碑有碧落字。故以名。李肇謂此碧落觀也。故名。李漢謂終于碧落字而名。歐陽公謂其宮有碧落尊像。文刻其背。故名碧落碑。董道攷其地原名碧落觀。改龍興宮。以李肇說爲是。其書雜出頡籀鍾鼎款識。或以爲陳惟玉書。或以爲李譔。李謹書。皆不可辨。洛中記異錄。又云。刺史李諶。爲母房太妃追薦造像成。有二道士來。請書之。閉戶三日。乃開。化二白鴿飛去。篆文宛然像背。此說尤怪誕。然李陽冰觀之。

七日而不忍去。學之十二年而不成。其妙如此。豈易知哉。又一說。陽冰毀其佳者數字而去。未知然否。篆文原刻。像背州將。以不便摹揚。別刻置廟中。今所傳皆摹本也。其文曰。有唐五十三禩。龍集敦牂。歐公謂爲高宗總章三年。董道謂爲咸亨元年。按總章三年三月始改咸亨耳。

唐碧落碑釋文

釋文鄭承規書。咸通中立。書法方整。甚有歐虞遺意。

唐李元諒昭德懋功碑

李元諒者。駱元光賜姓名也。以朱泚之亂。能鎮定華州。將徙治隴右。故華州人感之。行軍司馬董叔經請于天子立碑述頌也。張濛撰。韓秀弼分書。秀弼手筆。固是君家尙書公嫡派。而碑頌駱公詞無虛溢。并可重也。駱公封武康郡王。謚莊威。舊史不收。見新唐書。此所謂事增于前者乎。

唐邠國公功德銘

此宦者梁守謙造。經于興唐寺。而護軍中尉楊承和爲銘之書之者也。書全法歐陽蘭臺。方整老勁。所不及者。結構小疎耳。但頌宦者功德。乃謂淮蔡之功。十居其七。將令裴李諸公。何處生活。

唐嵩陽觀碑

嵩陽觀聖德感應頌。乃道士孫太冲。爲明皇煉丹。六轉而移緱氏山。九轉而李林甫紀其瑞。徐浩書其碑者也。碑作于天寶三載。是時開元之政已弊。而林甫以姦佞爲詞。本無足採。但浩分隸與史。惟則輩。幾欲

伯仲矣。

唐玄秘塔碑

塔爲大達法師建者。碑裴休撰。柳誠懸書。書雖極勁健。而不免脫巾露肘之病。大都源出魯公而多疎。此碑是其尤甚者。

唐玄秘塔碑陰

碑陰僧正言買庄造經堂疏。正書亦方整可錄。正言者。大達弟子也。

石墨鐫華卷之四

跋四十七首

唐不空禪師碑

和尚不空也。碑徐浩書。浩傳曰。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世狀其書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尤爲司空圖所愛。又嘗論書曰。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者。骨勁而氣猛也。鸞翟備色。而翺翔百步者。肉豐而力沉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皇矣。可謂誇詡之極。今觀此碑。雖結法老勁。而微少清逸。在唐書中。似非其至者。又癸卯歲。余過咸陽。原有無畏不空禪師墓。有塔記。作于開元二十五年。書法似顏平原。已經再刊。亡其筆意。而敘述無畏過龍河。一驄負經沒水。隨之入龍王。邀入宮講法。留三宿。經不溼一字。又述不空于師子國。國王調象象奔逸。見不空皆跪伏。二事極詳。多與禪家所稱說合。又辨西域僧咒傳奕事曰。此好事者曲爲之詞。若果有是。正謂邪術。不足以疵吾教也。又云。佛制戒律。生草猶不許比邱踐之。況說斷人命咒傳于世乎。其文可觀。因并錄于此。

唐道因禪師碑

王元美曰。評者謂蘭臺瘦怯于父。而嶮峻過之。此碑如病維摩。高格貧士。雖不饒樂。而眉宇間有風霜之

氣可重也。余謂蘭臺故學父書，而小變爲險筆。時兼隸分，自是南北朝流風餘韻。李仲璇孔廟碑，趙文淵所書華岳碑，可覆觀也。

唐楚金禪師碑

吳通微爲學士，工行草。然有譏其近吏者。此碑清圓婉逸，雖鉤磔小減，而亦微有晉之丰度。觀者當自得之。

唐大智禪師碑

史惟則分隸書，竇昶稱其古今折衷，大小應變。如因高而矚遠，俯川陸而必見。今觀此碑，信是開元間分書第一手。嚴挺之文，亦麗則可觀。大智師見唐方技傳，傳云：開元二十年卒，碑云二十四年。

唐大智禪師碑陰記

碑陰陽伯成撰，記施淨財事，而惟則書。書法瘦而少態，與前碑異，何也。

唐圭峰禪師碑

此碑裴相公休撰，并書。法全出歐陽信本，而瘦勁不及也。當時柳誠縣書名動一時，乃任篆。休自任書，亦信能書矣。余不敏，竊謂此固當勝柳書。

唐隆闡法師碑

此碑行書，源出聖教，而漸作婉媚纏繞，殊乏晉人瘦勁蕭疎之趣。碑爲懷惲立，都玄敬云：無書撰人姓名。

碑中有弟子思莊敬想清徽。勒茲玄琰。則碑爲惲之徒所撰。未知是否。而王元美乃曰。僧懷惲撰及書。頗亦能爲其家言。筆法尤圓嫩。有聖教遺意。今碑中敍惲生死甚備。明云。大足元年十月二十二日神遷。春秋六十有二。神龍元年。勅贈隆闡大法師。天寶二年建碑。又弟子思莊云。如元美言。豈惲鬼撰書耶。蓋碑首后人妄增懷惲及書四字。文理本不屬。而元美疑于及字上當有撰字。遂誤耳。元美博學絕世。似未見都玄敬金薤琳瑯。又似未讀竟此碑。然謂惲頗能爲其家言。又似并取其文者。至人乃作夢語。何也。

唐杜順和尚碑

碑在開佛寺。董景仁行書。亦清勁。但小弱耳。

唐寂照和尚碑

此碑在咸陽西馬跑泉地中。武功康子秀先生過而識之。以語土人。堅于道傍。其后王咸陽移之咸陽城。中寺。以碑有安國寺字。遂改名其寺爲安國寺。按碑段成式撰。僧無可書。成式文筆自奇。此文爲佛言。尤奇。無可賈島從弟。有詩集傳世。其書法出柳誠懸而優。孟者。子秀名粹。太史德涵子也。

唐御史臺精舍碑

此梁昇卿追書崔湜文。湜人品殊污人齒頰。而昇卿尙追書其文。何也。豈唐世重佞佛。湜之立精舍于御史臺。適投時好耶。但昇卿分隸。聲動一時。東封朝覲碑。史册稱之。今觀此碑。名不虛耳。

唐御史臺精舍碑陰題名

碑陰題侍御史并內供奉殿中侍御史并內供奉監察御史名共六百餘人參差不齊分書者五六人餘皆正書書皆有法不似后世胥吏書也。

唐周公祠靈泉碑

周公祠靈泉湧出大五小七凡十二處觀察崔珙奏狀勒石事在大中間石前刻奏狀中刻宣宗批荅后刻珙謝表文詞宛至有盛世風書亦遒健有法且其敍列大似漢人碑例而遜其古質耳如此等碑宋以后恐不能得也。

唐濟安侯廟記

記在華州唐昭宗在富平韓建迎之至華自華歸長安褒建而及于城隍神記爲諫議大夫李臣川撰拾遺柳懷素書文固諛詞而楷則嚴整何如君家誠懸具眼者自知之。

唐法門寺重修塔廟碑

碑稱天祐十九年是時唐亡已久李茂貞尙稱唐年號又二年而莊宗取梁茂貞稱臣又一年而茂貞死戰爭之時得作此佛事者以梁晉構兵茂貞偷安故也按傳貞先稱岐王莊宗改封秦王據碑則已先稱秦王矣碑王仁恭書亦精勁有法。

唐順陵碑

武三思撰相王旦書碑用武氏製字武三思稱愚猶可而且亦曰愚且當發一笑書不知真出旦否方整

逾健可錄也。碑已仆于乙卯之地震而亡于縣令之修河。余猶從故家見其搨本。

唐本願寺碑

此碑獲鹿孫按察家掘地得之。乃鹿泉信士畢瑜造塔藏舍利者。行草亦不惡。石理脆亡其真耳。然是唐碑中之最下者。

唐武安君廟記

廟在今咸陽東古杜郵。起慘刻。獨有將略耳。亦祀至今。何也。壁間記唐乾符五年重修事。正書遒勁。亦有歐法。知唐世官牒無不作佳書也。記中所列添置物色。有眺子舍一十間。沙子三間。葦一顏。石押衙影等。皆不可曉。

唐令新誠碑

鄭樵略有新誠碑二。一王遙篆。一劉飛書。趙明誠又有三紙。歐公有六紙。有正書。有八分書者。余所獲乃一王某行書。蓋開元頒行時。不但一州刻也。碑雖泐甚。然書法是深于聖教者。

唐陳居士殘碑

武功人有耕而獲斷碑首者。題曰大唐潁川陳居士塔銘。篆書下有數十字。首云。居士諱生。字善慶。正書俱有法。居士必佞佛者。唐人好佛。故死而張大之爲塔耳。余所取則以其書法。見唐之能書者多也。

唐淨住寺文賢像銘

此碑河東裴行純。追薦其父母而作。碑之存者無幾。其分隸頗佳。但瘦而不硬。且刻手似出唐以后人。留之以侍博識者。

唐縉雲縣城隍廟記

李陽冰爲縉雲縣令。值旱。禱于城隍。約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而雨。乃遷廟而記其事。書固奇。事亦奇。余觀其篆。瘦細而偉勁。飛動若神。歐陽公以爲視陽冰他篆最瘦。余謂佳處正在此。又云。世言此石與忘歸臺。孔子廟。三石俱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若然。今去歐公又四五百年。寧不爲無字碑乎。記云。祀典無城隍神。吳越有之。至歐陽公云。天下皆有。縣猶少。今則無縣無之矣。且記云。自西谷遷廟于山巔。又以見城隍廟。前朝不必在城中也。今西安府西村落大者。多有城隍。是其遺意。

唐李陽冰先塋記

此李氏卜葬李曜卿兄弟三人。而弟季卿記。從子陽冰書。卜地人爲邵權。記云。偏得管郭之道。管謂公明。郭則景純也。書玉筮。經大中祥符間翻刻。故不及縉雲碑。

唐李陽冰三墳記

此季卿表曜卿三墓。陽冰書碑。雖無翻刻字。字畫法具而神亡。似與前碑同。王元美乃謂石猶故物。故無傳改之譌。豈別一碑耶。抑未見前碑耶。元美自任識書。恐于此碑失之矣。陽冰顏魯公家廟碑。書作陽冰。

唐彌勒佛頌

此房璘妻高氏書。高氏又書安公美政頌。歐陽公謂字迹如出二手。而疑好事者寓名以爲奇。余未見美政頌。此本借自東肇商。觀其筆法遒勁。信足名家。而一經元祐火燬。政和間。寺主道珍重勒。再經大定火燬。泰和間。寺主元釗又勒。銛鏝都亡。僅存形似耳。金人□苑跋語。歷歷可證。近吾鄉人有爲交城廣文者。爲言碑今又就燬。交城人猶有舊搨本。以此觀之。當亦非開元刻。乃泰和刻也。然則碑自元祐至今。凡三燬于火矣。何高氏之不幸耶。

唐宗聖觀主尹文操碑

員半千之取名。謬爲應運五百者。碑文殊不稱。可笑。碑敍文操遊太白。覩異像以爲奇。蓋太白名山。至今多見靈異。不足奇也。至謂老子降于擅間。萬衆共覩。則近誕矣。書分隸。逾古不著姓名。且經元朝翻刻。失真可惜。

唐李靖上西岳書

此好事者誣衛公而爲之。書詞可笑。而唐劉餗言衛公訴神。且請告以官位。詞色抗厲。后有聲曰。僕射好去。顧不見。后果如言。以此觀之。真有是書耶。又小說載公射獵行雨事。殆異人不可以常理論也。書三種。潞州者。崇寧間刻。藤縣者。紹興間刻。西岳廟則近刻。筆亦逾逸。王元美稱之。當是潞州本。藤縣者不及。近刻又下矣。

唐李輔光墓志

巨雅正書清勁。有聖教遺意。葬在咸陽東北近涇。萬歷中。涇岸崩。擁水不流。三日乃得。茲石。其銘曰。水竭原遷。斯文乃傳。適符其事。可謂奇矣。

唐劉光俊墓志

志。高肅撰。無書者姓名。光俊無殊績。可稱。肅文亦卑冗。書行草。習聖教。如不能縛雞。人學扛鼎。以唐物故錄之。

唐比邱圓滿碑銘

銘石斷殘。不能一半。棄華嚴寺敗垣中。書者不知何人。筆法全出褚登善。波拂處虬健絕倫。銘內有神龍二年。并鎖國太平公主等語。當是中宗時人習登善書者。

唐大遍覺禪師塔銘

玄奘久居西域。廣譯佛言。唐太宗極尊崇之。據史。卒于顯慶六年。卽龍朔元年。銘則云。卒于麟德元年之二月。史云。年五十六。銘云。年六十九。先葬滻東。后移徙樊川北原。卽少陵原。文宗開成四年。劉軻撰文。僧建初書。行草秀勁有法。而文亦粗能言師事。俱可存也。

唐大法師基公塔銘

基公者。尉遲敬德之從子也。度爲僧。譯經于慈恩寺。卒于永淳中。大和間始建塔。李宏度銘之。書者亦建初。然其筆法。不無少遜。玄奘塔銘。

唐圓測法師塔銘

法師諱文雅。字圓測。新羅王之孫也。唐太宗時人。與玄奘同翻經論。萬歲通天元年卒。葬于龍門。其徒又分骸葬于南山之巔。政和中。又改葬于柴公塔左。貢士宋復撰書。書亦是宋書之楚楚者。而以復不顯。故無稱。猶怪銘首稱大周。豈以法師死于武后朝耶。因歎武墨淫穢。在唐以高宗故。不致削奪。而后世猶不唾去之。何也。

唐大德進法師塔銘

此太子司議陳光撰。僧智詳書。磨泐僅存形似。然其書法亦是習登善者。

唐大德檀法師塔銘

此姜立祐撰。而無書者名。行草筆法。圓健清逸。當與建初大遍覺銘並觀。

唐淨業禪師塔銘

正字畢彥。雄撰文。而無書者名。正書法亦習褚登善者。勁拔似之。而其鈎磔處。稍不及耳。楊修齡侍御在長安日。亟賞之。遂多搨者。

唐張旭斷碑千文

此云張旭書。存者數十字。牛鬼蛇神。雖云奇怪。然不堪大令一嗤。

唐張旭肚痛帖

此帖殊勝斷碑千文十倍。當與藏真聖母三帖同觀。

唐草書心經

刻后有跋謂爲右軍書。非也。王元美考以爲駙馬鄭萬鈞書。張說爲之序者。見唐文粹。又云。書雖遒逸。而疎縱不入格。不中懷素作奴。況右軍乎。余觀此書筆法不似唐人。逗入宋時踐逕。而說序萬鈞書曰。學有傳癖。書成草聖。則萬鈞書自非孟浪者。說深于文。不應妄贊如此。然則此書恐亦非萬鈞蹟也。余又得心經序于報恩寺壁間。唐南陽忠國師述。宋九華山僧省言書。書全出伯施。幾于亂真矣。亟令摹一本。裝池于心經之首而藏之。

唐懷素藏真律公帖

藏真律公共三帖。宋游師雄刻之于石者。所謂師游絲筆法也。有驚蛇飛電之悅。涉有挽強拔山之氣力。最奇筆也。后刻諸跋。大半皆宜刪去。李白歌賈作可笑。尤爲此帖之玷。

唐懷素聖母帖

此帖輕逸圓轉。幾貫王氏之壘。而拔其赤幟矣。亦元祐年刻。刻手極佳。與藏真律公帖。俱不失素師筆意。

唐懷素草書千文

此帖明成化間。余肅敏公刻于石者。書故橫肆。以刻手不良。遂使素師婉轉清逸之趣。十失其五。所未亡者骨力耳。視前二帖。斯爲下矣。

柱八面每面爲三段或四段曰左司郎中曰左司員外郎曰吏部郎中曰吏部員外郎曰司封郎中曰司封員外郎曰司勳郎中曰司勳員外郎曰考功郎中曰考功員外郎曰戶部郎中曰戶部員外郎曰度支郎中曰度支員外郎曰金部郎中曰金部員外郎曰倉部郎中曰倉部員外郎曰禮部郎中曰禮部員外郎曰祠部郎中曰祠部員外郎曰膳部郎中曰膳部員外郎曰主客郎中曰主客員外郎按唐制二十四司以尙書左右丞領之左右司爲之副此皆左丞之屬也題名不及左丞者自五品以下也十二司司各百餘人后題大中十二年十一月書鑄上石柱故自唐初迄宣宗諸名臣多在焉唐諸司官名或改或復或省或復置今不書所改者從舊制也書者不知爲何人筆法出歐陽率更兼永興河南雖骨力不逮而法度森然蓋唐世以書判取士顏元孫至以干祿命其字樣故人多習書而歐虞褚薛一代前茅故人多用其法也柱今在西安府文廟門內

唐甃率天經石幢一

此書大有歐陽率更法志川宗尉掘地得之一字不損可玩也今石在志川府

唐燃燈功德經石幢一

此書在香積寺行草亦勁逸然不中與王縉作奴

唐尊勝咒石幢八

余所收尊勝咒石幢。凡八紙。其一爲張少悌行書。清圓秀逸。蘇靈芝輩不及也。在崇仁寺經堂前。以木柵罩之。一字不損。其一正書無名。方整森嚴。全習信本。而結法稍不如。在牛頭寺。其六紙或正書。或行書。都不作惡札。然不無遜其腕力也。

唐尊勝陀羅尼經石幢十一

凡石幢多書尊勝陀羅尼經。余既有此癖。遇必摩之。而擇其佳者錄之。凡所錄十一紙。所在詳目錄中。但其書法劉慎徽。僧無可書者佳。餘無名姓。然皆與此匹敵者也。關中石幢無數。或埋或斷。或移作他用。深爲可恨。

唐石鼓經咒

此以石爲鼓。而週刻之。其文尊勝經咒也。書逾健有法。存者不能強半。鼓下作石山。山上作天王鬼神以戴之。斧鑿工甚奇。在醴泉縣趙村廣濟寺后。疑是唐初建寺時物。寺僧不知護持。鼓下爲溷廁。可慨也。

石墨鐫華卷之五

跋四十一首

宋藍田縣修夫子廟碑

孫穆之者宰是邑。修孔廟而進士董儲記。僧嗣端書。董文靡弱。殊無足採。嗣端分隸。則深得唐人法者。后暑大中祥符四年。皇帝祀汾陰之月。攷史爲二月。是時契丹歲幣三十萬。而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帝方且侈天書之妖。尋漢武唐玄之蹟。無怪其后世之不振也。

宋修唐太宗廟碑

宋承五季。文靡極矣。此李瑩奉勅爲之者。猥冗不稱。孫崇望書。全出吳通微。昔人謂之院體。院體卽如今所謂中書體。蓋諛之也。余謂通微書清逸有法。得聖教少許。結構便足名家。崇望猶是通微之亞。然在宋初。可謂步趨唐法者矣。據碑太祖于時修歷代陵廟。而元美題唐憲宗廟碑。謂懲于藩鎮。故注意憲宗。憲宗廟碑與此碑俱開寶六年立。元美偶未見耳。

宋刻昭陵六馬圖贊

六馬贊。唐文皇御製。歐陽詢書石。與文德皇后碑同立陵后。高宗又詔殷仲容別題馬贊于石座。則贊宜

有歐殷二公書也。今文德皇后碑與歐書都亡。而陵上馬無石座書。世所傳圖。乃游景叔所刻。景叔序云。得唐陵圖記云然。楊用修丹鉛錄記六馬贊云。在秦中。殷仲容撰。歐陽詢書。又有元學士王惲跋云云。其說與景叔小異。或用修所見。乃舊石耶。然一爲歐書刻石。一爲殷書刻馬座。實出太宗製。非殷撰。而歐書也。游公刻圖盛傳。用修不當未見。何牴牾。乃爾。今去用修未百年。豈舊石頓亡。獨有游公刻耶。景叔亦云。詢書不復見。獨殷書存。距陵北五里。今石馬正在陵下。不數十武。又無座書。其非唐馬無疑。然則殷書宋時尙在。今亦淪沒不可求矣。非游公刻圖。誰其知之。公又云。殷書薛仁杲作仁果。以証史官之誤。如此類者尙多。游公雅善臨池。李靖李勣碑陰。各有題字。草行甚佳。而此圖序乃醴泉縣尉刁玠正書。深得歐陽詢遺意者。可觀也。

宋譯三藏聖教序

西域僧天息災譯三藏。太宗爲序。雲勝書。天息災無玄奘師之奇異。太宗無唐文皇之雄才。雲勝無懷仁之手腕。又無王逸少之殘墨斷楮。足供其補綴。時代旣非。不能超乘而上矣。后之爲不朽者難哉。

宋北岳安天聖帝碑

眞宗旣封泰山。祀汾陰。而寢及恆山之神也。陳彭年故非端人。語多容媚。邢守元書。亦習聖教而有得者。但結體太疎。倘遇王縉。便當避三舍矣。矧右軍乎。

宋重修北岳記碑

嘗見王元美稱是碑云。魏公書法顏平原。而時時露柳骨。鋒距四出。令人不敢正視。亟慕而購求之。既得再閱。所謂鋒距四出。良是。但以三公較之。似不無少遜。顏之方整。而偏得柳之奮張。居顏柳間可也。何至兼二公。令人不敢正視乎。魏公受遺二世。以身繫重。誠不可及。而于書家嫡派。恐不敢過枉也。

宋勸慎刑文碑

此宋晁迥述自古酷吏循吏之報應。以爲用刑者勸。文冗似點鬼。而書方整勁拔。有歐陽率更法。稍遜其遒逸耳。碑無書者姓名。以后慎刑箴碑証之。當爲盧經書。

宋勸慎刑箴碑

迥既作慎刑文。又爲是箴。刻石永興軍文宣王廟。卽今西安府學。碑立于天聖中。是時迥判西京。已年八十餘矣。召宴太清樓。旣而獻斧戾慎刑箴。是此耶。中多爲長吏語。似非上天子者。迥爲殿中丞時。失入死囚奪二秩。故晚年津津慎刑如此耳。書碑者進士盧經。大有歐法。并可存也。

宋清淨護命得道經

此碑首清淨經。次消災護命經。次生天得道經。書者始平龐仁顯。全習皇甫碑法。虬健絕倫。置之唐人書中。殆不可復辨。但經首乃作菩薩畫像何也。

宋摩利支天并陰符經

此碑首摩利支天經。前作佛像。次黃帝陰符經。前作黃帝問道廣成子像。畫俱不惡。書者爲汝南袁正己。

亦能習歐陽率更法者。因以見宋初諸人。猶步趨唐矩也。

宋郭忠恕三體陰符經

忠恕三體陰符經。其二大小篆。其一隸也。忠恕篆筆。匹徐鉉而誚英公。又兼工小楷。畫品入妙。其后又能仙去不死。真異人也。余不得見其小楷與畫。而于是碑亦足以窺其一斑矣。

宋篆書千字文序

英公子篆書。獨推李監。而陶承旨。穀此序。亦云。陽冰死。而夢瑛生。其然乎。序書出。皇甫儼手。可謂升率更之堂者。

宋夢瑛篆書千字文

瑛書全學李監。未似孫敖。而袁正己隸書。方勁有歐法。與陰符經同。非嘉祐以后人所及也。

宋夢瑛十八體書

黃魯直云。李龍眠得金銅戟于市。漢製也。泥金六字。字家不能讀。蟲書妙絕于今。諸家未見此一種。乃知唐玄度僧夢瑛。皆妄作耳。然則今所傳十八體。出英公杜撰欺世。非古實有之也。音釋分隸。頗有批法。碑首載贈詩。正書亦勁健。皆是英公手耶。如此公亦非孟浪者矣。

宋夢瑛偏傍篆字

夢瑛在宋初。自負篆書。故作偏傍字源書。而著跋于后。大要于李斯諸人。皆加貶駁。獨推重李陽冰耳。而

不免爲后世吾子行所譏。至謂無所師承。卽郭忠恕與之同時。英所推轂。今觀其報書云。何人知之。惟英公知之。似含不足之意。英豈爲不解也者。附其書于跋后。何也。但其書跋語。書忠恕書。俱正書。大有信本皇甫碑法。始知十八體釋文并贈詩。都出其手無疑也。余合數碑觀英公書。似當以正書第一。篆次之分。隸又次之。不知具眼者謂之何。

宋夢英夫子廟堂碑

英于篆體偏傍二石。皆繫跋語。與忠恕書皆作正書。皆方勁有法。而此碑忽爾蹶張。全用柳誠懸玄秘塔法。不師其遒勁。而師其粗疎。所謂真惡札也。米南宮可作。請以是質之。

宋登太山謝天書碑

帝旣侈言天書之妄。復爲太山之封。而作此銘。述太祖太宗以及其身。語多浮誇。文亦拖沓。正書僅能方正。無少鉤磔。想帝亦不能辦此。或王旦輩爲之潤色。而尹熙古之流握管耳。碑方廣幾埒。開元帝太山銘。字減小不能強半。而文筆手腕。則不啻泰山之于鄒嶧矣。

宋華嚴寺文殊閣碑

閣是杜順禪師藏肉身處。宋人重修。英公爲記。何潤之書。英公文靡弱。但公自任篆書者。其正書極佳。乃使潤之書。潤之行筆亦不惡。結體疎耳。未足辱吾寶藏也。

宋興平縣保寧寺碑

知遵鑄鐘建樓亦僧臘能事本不足多冉曾爲碑爲書蓋其徒張大之耳曾文有五季之靡而真行精健大有聖教序法是宋書中之錚錚者

宋玄聖文宣王贊

此真宗東封還過曲阜奠孔子而作碑二方上刻御製贊下刻加號詔真行書無名氏疑亦書院待詔尹熙古輩爲之雖不離院體而亦有聖教遺意據碑奉勅諸道府州監各于文宣王廟刻贊并詔不止曲阜余所收乃曲阜碑蓋他處易燬而孔林獨存耳

宋修兗州文宣王廟碑

呂文穆廷試第一後爲賢相此文殊弱不稱白崇矩書大似孫崇望而遜其圓逸二人皆以書待詔者見一時所尙如此

宋玉峰軒記

呂大防總管永興軍創軒于興教寺陳正舉爲之記大防名在青史與弟大忠等考禮定約至今傳藍田呂氏鄉約不替獨以軒以記哉今軒已亡記猶在寺壁文與書俱不足稱也

宋三十六峰賦

四明樓異令嵩高賦少室賦不足道而書者爲武林僧參寥極得坡公臥筆法遒勁古雅卽令坡公見之亦當首肯

宋絳州夫子廟碑

聖教序。蓋唐文皇從右軍墨蹟集之。而又獲懷仁善手。故能師法百代。此碑從刻本摹集。僅形似耳。無論不及聖教。卽以較吳文斷碑。又隔一塵矣。

宋于真菴記

此徽宗爲道士于元隱羽化作。都轉運使任諒撰記。而集唐歐虞褚薛顏柳李陽冰諸書者也。亡國之君。尙虛無而忘政治。無足言者。其書歐虞褚居十之七。顏柳薛才間出。或以顏柳字大不倫。薛書少故耳。李則獨以篆額。集刻俱善。但書而百衲。殊不足觀。存之以備一種。

宋集右軍牡丹詩

牡丹詩。較絳州碑。差覺風流。而老勁處不如。時有一二筆纏綿者。右軍帖中亡此也。

宋普濟禪院碑

碑在汧陽。于侍御永清始獲之。亟稱賞。以爲不減聖教。余得一紙。觀其書。非惟不及聖教。抑且不及隆闡法師碑。時代爲之。非書者責也。書者爲僧善僞。署曰習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其年爲大中祥符。此時蘇黃四家未出。故書雖遜古。猶有唐風。

宋承天觀碑

觀在真寧縣。唐開元中建。宋大中祥符中奉勅重修。而尹熙古書之者也。熙古書院待詔。書正與汧陽普

濟碑同。而此出隆闡碑爲多。碑稱剗造之由。開元帝夢羣仙。使求之。得石象二十七于此。事與玄元極類。攷唐地理志。縣本名羅川。以得石象。故改眞寧云。

宋刻僧彥修草書

彥修草字詩。李丕緒刻之于石。曰。筆方逾勁。得張旭法。今觀其書。殊無一筆似張長史者。王元美曰。如淮陰惡少年。風狂跳踉。良是。

宋鈔高僧傳序

陶承旨文。全乏蘊藉。英太師書。徒爾矜張。俱非當家。善乎元美氏之言曰。陶法門之畫葫蘆者。英筆塚之盜枯骨者。蔑以易矣。

宋僧靜已書偈語碑

此與鈔高僧傳序碑。并在西安府學。俗并呼鈔高僧傳。余視之。乃某禪師所述偈語。語非上乘。而書出僧靜已。行草甚類英太師疑二碑同時建。靜已。英之徒也。然不免惡札。

宋修周武王廟碑

此盧多遜撰。孫崇望行書。亦開寶六年建。蓋與唐太宗廟同時修葺者。廟近王陵。今廢圯。碑不知何時移咸陽城中。

宋修周康王廟碑

宋祖蒼前代帝王寢廟文武成康皆有之。今碑存者獨成康耳。而康王碑斷泐不可讀。開寶六年建黃遜浮撰孫崇望行書。亦與唐太宗廟碑同時。而王元美題憲宗廟碑。謂宋祖注意憲宗。蓋未見周成康唐太宗諸碑耳。崇望待詔書院者。一時習尚。故不離通微院體也。

宋修唐憲宗廟碑

余收宋祖修古帝王廟碑。周文武。唐太宗。暨此凡四。而此最后得。趙口撰。張仁愿書。仁愿與孫崇望。白崇矩。尹熙古。皆待詔書院。王元美所謂文與書俱拖沓不足觀者。但宋祖以談笑得天下。而于古帝王陵廟。盡加崇飾。忠厚開國。規模宏遠矣。其事在開寶六年。未幾鼎成。使得竟其志。幽燕何足煩一舉也。惜也。

宋贈夢英大士詩

贈英公詩者三十餘人。陶穀。宋白。蘇易簡。郭忠恕。諸人皆在其中。而備諸惡道。無一首合作。宋初人口語如此。無論初盛。何可令許渾見也。書手出廬岳僧正蒙。得誠懸法。以英公廟堂碑觀。是其相知之深者。故欲有効于英耳。詩中書劉伶作劉靈。

宋太平興國宮碑

有神降于鳳翔。本無稽之言。而侈大之。其天書之前茅乎。徐常侍文纖靡。直是五季遺習。張振書亦拖沓。不堪與孫承望雁行。

宋同州龍興寺塔碑

寺建自隋。而重修于宋。開寶之末。檀郝楊繼宗也。碑內有云。府主連帥太師者。有曰。通總隴右公者。有曰。觀風譙郡夏侯公者。皆不可攷。作碑者名帖。而不言其姓。亦無從知之。書者并無姓名。書法率更。方整有之。逾逸不如也。

宋復唯識解院記

唯識解院者。藍田故龍泉寺也。有洪集者。與姚氏共復之。而爲之碑。碑文寥落耳。書或正。或行。或草。或兼一二筆小篆分隸。其草又時作渴筆。極奇怪逾偉。似魯公誠縣。而時復出入。但記者爲豫章黃□闕其名。書者爲瑯琊□□元闕其姓名二字。題額者爲鄭□□闕其名。立石者爲□大雅闕其姓。諸人名姓。無一全者。獨刻者張遵。姓名亡恙。人固有幸不幸哉。

宋賜西岳廟乳香碑

高紳轉運荆湖。奏請勅賜南岳焚香。而四岳并及之。據碑南岳諸殿。日破乳香一兩。西岳諸殿共十一處。乃日破半兩。古人焚香其儉如此。且所焚乳香。非今香也。碑正書。亦有柳誠懸筆意。

宋樞密趙瞻碑

趙懿簡公瞻。敝邑人。卒葬城南四里。塋地爲耕者所侵。殆盡。碑仆而泐。僅有數十字可辨。觀其書法勁健。知書撰人必非沒沒者。惜先達爲敝邑志。不收其文。遂無所攷。爲之一慨。

宋游師雄墓志

游公表章古蹟自周秦以及唐無不有題識至今尙存焉志亦云然志多與史合蓋修史時采志語入也志張舜民撰頗盡闡揚之致書者邵鰲清圓秀勁大足名家所可恨者傷佻耳其書只尺作只赤赤與尺通楊用修以尺牘爲赤牘本之禽經雉上有丈鷄上有赤王元美又引華山石闕云高二丈二赤平等寺碑云高二丈八赤而疑其隱僻欲改作尺牘據此志則宋已多用之非僻也

石墨鐫華卷之六

跋四十一首

宋蔡襄萬安橋記

王元美云。萬安天下第一橋。君謨此書。雄偉逾麗。當與橋爭勝。結法全自顏平原。惟策法用虞永興耳。余觀此書。雄偉逾麗。實有之。而結似平原。無其緊密。策似永興。無其秀逸。時代爲之。非君謨罪也。

宋蔡襄荔枝譜

此閩中刻。刻手不佳。而君謨正書。猶有永興遺意。蘇黃米三家不及也。評者謂土偶蒙金。冤矣。

宋蘇軾書醉翁亭記

此新鄭公得之徽廢邸者。公命摹刻。摹者文壽承。故能縱橫自如。字字不失真態。其真蹟一入江陵。再入大內。今世所傳乃摹本耳。王元美再三致疑。初以爲不似公書。公沒后有王逸老者。自欲出懷素上。或是其筆。又或陸務觀張溫甫輩戲爲之。后又云。渴筆縱筆。拂策磔掠。有折釵股屋漏痕法。以爲公與到書。則又不類。又云。趙吳興。宋昌裔。沈啓南。吳原博跋。是入石時壽承作此伎倆。無一真者。當盡割去之。以備一家。余蓄有此帖。亦時展玩。其中無一筆類長公者。但此君筆法。雖不能盡脫宋習。卻勝長公。何不自顯姓。

名而署長公耶。殆不可曉。然謂或爲長公興到書。則斷無是理也。諸跋非真。亦似有據。第無從證之。

宋蘇軾書上清宮詞

上清宮卽徐鉉作碑述神人降于鳳翔者。今在整厓。整厓昔屬鳳翔。子瞻判鳳翔過此。要子由同賦。薛紹彭請書刻石。逾逸豐美。比公他書尤勝。石舊在本宮。一道士院中斷爲二。余與余友徐宣伯偶過觀之。搨二紙。其后邑侯王公之榭。移置衙齋。作磚亭焉。

宋蘇軾書樓觀詩

詩刻在唐靈應頌碑側。逾逸可觀。元人以磨泐。別摹一碑。今時搨者是元刻。原碑側字雖不可搨。而視此霄壤矣。詩則余不敢知爲何語也。

宋蘇軾仙遊塔題字

塔上有唐畫天王鬼神。子瞻謂非吳道子不能。而題其下方云云。書雖用臥筆。而時作渴筆。甚有素師藏真律公二帖意。比公他書不同。卽上清詞亦當遜其俊爽。

宋章惇草堂寺題記

子厚與子瞻遊而題。此書亦用臥筆。間作渴筆遊絲法。亦逾逸可存也。

宋蘇元老龍洞記

元老深得君家臥筆法。此記亦似之。石泐不可讀。間有存者數字耳。

宋蔡京草堂寺題記

蔡太師故非端人而書自不惡。此自龍圖閣出知永興軍祀高觀潭題者。考其時與章子厚相繼而至。書雖遜子厚。乃兩人濟惡政當同觀。

宋米芾蕪湖縣學記

米顛大言于書家少所許可。而自作此札。側筆縱筆。雖極雄傑。不免粗疎。王元美乃稱其有千金躑躅過都歷塊之氣。恐未敢信也。

宋米芾第一山大字

此刻在盱眙縣中南樓觀石乃摹刻耳。縱逸飛動。殊有一夫當關之勢。

宋黃魯直狄梁公碑

自古正書法無作傾側筆者。晉人法在態中。故圓而多逸。唐人態在法中。故方而多適。宋初諸人猶遵唐矩。四大家出而唐法盡變。競爲傾側矣。魯直其尤甚者。而昔人乃謂狄公事范文。黃公書爲三絕。卽文正文篇法靡弱。與黃公何絕之有。試以視裴公文李西平而誠懸書爲何如。毋言蔡中郎之于郭有道也。

宋黃魯直夷齊墓碑

余始謂黃書傾側盡變唐法。又得此碑而不覺失席也。碑乃黃書而無一筆類梁公碑者。法全出褚登善聖教序。瘦勁絕人。策拂鉤磔。幾無遺恨。但結體疎少。遜登善耳。疑一人手腕。豈其懸殊若是。且黃他書俱

與此不類。何也。今世字學出蘇黃者強半。遂令唐法不傳。不知黃故自能傳唐法者也。至如碑稱夷齊之不立。必其宗與國人有不說者。又云。二子之事。孔孟之所不言。不足信。則宋人迂謬之談。往往如此。

宋黃魯直了元歌

唐故騰禪師作語。俚甚。似于禪家宗乘。未見一斑。書亦劣無姓名。世謂爲魯直。疑非是。

宋黃魯直草菴歌

此書作行筆。稍勝狄梁公碑。倔強傾側。總不及夷齊碑。石頭和尚口語。亦殊鄙儻。不足再觀。

宋薛紹彭詩刻

虞學士集評書。謂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方知古法。又云。長睿書不逮言。惟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世學其奇怪。據此似于坡谷之后。獨取紹彭也。今中南樓觀有紹彭書詩刻。余凡得五紙。其一書唐人玉真公主莊玉真觀諸詩。小楷法出入黃庭洛神。無一毫滲漏。其一書蘇子瞻詩。其一書其叔薛周詩。其一書王工部詩。其一書一絕句。字稍大。或作真行。其法皆自晉唐。絕不作側筆惡態。真可寶也。紹彭號翠微居士。其父師正。重模定武蘭亭。其子嗣昌。刻智永千文。蓋世有書學者。伯生之鑒精矣哉。

宋李駒遊中南詩刻

李駒通判秦中。留題中南。而鄠令崔珙書刻石。駒詩珙書。皆不離宋人本色。留之以見時代之下。人自不

能使超也。崔瑛是又一人，非唐廢相起判鳳翔者。

宋草堂寺舍利亭記

記作分隸書。腕自遜古，而時有一二筆效唐以前人者，不堪抵掌。

宋慈雲寺集右軍書詩

此晉之玉兔寺，志應請之。張仲尹詩之，靜萬集右軍書之。集書起自文皇聖教，后之興者，蔑以加矣。此書尚不及絳州碑，僅存形似耳。詩則余不敢知也。

金普照寺興造記碑

唐文皇曠世雄才，削平海內，以其餘力，恣意臨池。其臣又有率更永興輩共成之，故能教師法千秋。自此而后，集書未有及之者。普照碑建自金狄，當兵戈草昧之后，有仲汝尙文頗盡致，而集公權書方整遒勁，緊密處殊勝公權自書，不啻與聖教代興。碑署仲汝義刻，疑集書卽出其手，不有君子，其何能國。金之謂矣。碑云：寺是王右軍故宅，未辨真僞，而王元美直以爲淮南公捨，是又增一妄也。

金趙秉文草書刻

趙秉文，金禮部尙書，號閑居士。嘗爲張天錫序草書韻會云：徘徊閒雅之容，飛走流注之勢，驚竦峭拔之氣，卓犖跌宕之志，矯若游龍，疾若驚蛇，似邪而復直，欲斷而還連，千態萬狀，不可端倪，亦閒中之一樂也。觀此則其自負可知，而此諸詩草法，頗似鄭駙馬心經。王元美謂不中素師作奴者，然則閑閑其不免。

元章重儷之謂乎。

金博州重修廟學記

王庭筠在金與趙秉文党懷英輩同負書名而庭筠酷似南宮此書是也。攷是時庭筠父遵古實成廟學事。王去非記之。而令庭筠書之。故尤爲得意。篆額者卽懷英也。

金博州廟學碑陰

此亦王庭筠書其父記字差大。結構風骨似不及前碑。

金中岳廟碑

此碑正書。方整遒勁。蓋習清臣誠懸而兼運以永興者。于金碑中最爲妙品。書者名郝。史不立傳。亦無書名。觀其結構。王庭筠輩似不及也。党懷英號爲能書。乃任篆額不任書。知郝書在當時。亦自知名。碑立于大定中。與博州碑同時。世宗勵精政事。頗稱太平。故以其暇得修祀事耳。

金都統經略郎君行記

郎君稱皇弟。無姓名。天會十二年記。當爲太宗之弟。按金史。世祖子十一人。自康宗太祖太宗而外。尙八人。未知誰是。碑一字不能辨。蓋女直字如是。王元美所錄明王愼德四夷咸賓八字。正與此同法。而此凡一百五字。后有譯書漢字。具錄左方。亦一異也。字刻乾陵無字碑上。

元集顏書默菴記

默菴者。道士邢道安所築。在趙良弼爲之記。菴當樊川之上。景色殊佳。記亦簡盡可讀。集書亦是懷仁之流亞也。但苻秦釋道安。居川之東南。今洞存而邢亦名道安。豈其後身耶。良弼兩副廉希憲。商挺爲陝西宣撫參議。后陞行省參議。未嘗爲宣撫使。而蒲知常跋曰。宣撫使蓋尊稱之詞。

元趙孟頫孫公道行碑

此趙孟頫書。雖出李北海。而加以婉媚。所可取者。生宋四家後。能一變其傾欹筆耳。以方北海。北海瘦而勁。拙于藏鋒。承旨肥而緩。巧于取態。而元美謂姿韻溢出于波拂間。蓋能用大令指于北海腕者。其然乎。他日又曰。承旨可出宋人上。比唐人尙隔一舍。此則定論也。

元趙孟頫勅藏御服碑

此碑亦腕媚。大都如前碑。而稍遜其圓逸。御服者。元成宗感異夢。而以賜孫德彥于萬壽宮者也。今尙在道士所。時出觀之。訛爲王詰衣者非。

元趙孟頫番君廟碑

此承旨暮年筆。亦覺老勁。而不及孫公碑。番君者。長沙王吳芮也。無大功德。而二千年后尙祀不絕。何也。

元趙孟頫裕公和尚碑

福裕無他異行。至贈儀同三司。胡俗乃爾。承旨書不甚如意。圓熟有之。而姿態不足。亦不及孫德彥御服。

二碑

元趙孟頫玄元十子贊

中南樓觀有此碑。石理惡泐已甚。字之存者形似耳。南中聞有此碑。未知誰是真本。

元趙孟頫佑聖觀記

王元美謂此書規摹北海。余得一紙。一字不損。而肥緩殊乏筋骨。摹本耶。聊存之以俟知者。

元重陽仙蹟碑

姚牧菴燧追書金劉祖謙文。文頗蘊藉。而書全法顏平原。但波拂鉤磔稍不及。因以知勝國時不乏能書者也。

元重陽教祖碑

王重陽在金。遇異人度爲全真。其徒邱處機輩。爲張大其說而行之。其道以全真而兼禪者。此碑爲密國公瓚撰。李道謙書。書亦模倣平原。然尙不及姚璉仙蹟碑。

元馬丹陽碑

丹陽王喆高足弟子也。與其妻俱得道。王利用爲碑。孫德彥書。文頗詳腴。書亦有平原遺意。但用筆過肥。不免墨猪耳。

元蒙古字碑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廕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管城子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往來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月闕歹皇帝。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聖旨裏和尙也里可溫先生。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天祝壽者。宣諭的有來。如今也只依在先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天祝壽者。麼道奉元路大重陽萬壽宮裏。并下院宮觀裏住的先生。每根底執把行的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宮觀菴廟裏房舍裏使臣休安下者。鋪馬祇應休著者。稅糧休與者。但屬宮觀裏的水土人口頭疋園林碾磨店舍鋪席典庫浴堂船棧車輛。不揀甚麼他的更漢陂甘澇等三處水例。甘谷山林。不揀是誰。休倚氣力者。休奪要者。這的每卻倚著有聖旨。麼道沒體例的勾當。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麼聖旨。虎兒年七月二十八日。察罕倉有時分寫來。

至正十八年八月日

至元十四年五月日

右別二碑署年月字如此

至元十四年五月日

右別二碑署年月字如此

元重修說經臺碑

李道謙文。記修說經臺事。并及老聃之道。纒纒數千言。格雖卑冗。意亦詳盡。如謂孔子師承老子。孟子不非蒙莊。又以武帝信方士。淮南好黃白。隋唐行符籙。至丹藥奇技。悉附道家。爲亂老子。皆殊有旨趣。碑書出李志宗。眞行不大佳。道謙正書教祖碑。雖近墨豬。而亦頗逾偉。何不自書。乃使志宗操筆耶。

元希聲堂碑

希聲堂元建。在說經臺北下一級。今廢而建閣。獨朱象先所爲碑存。碑詞卑不足觀。而杜道堅書。非隸非分。去古益遠。于法益整。如吾子行所謂挑拔平硬若折刀頭者。不復可得。殊令人有韓蔡諸人之想。

元文始碑

此杜道堅撰書。文始先生者。尹喜也。今殿與碑尙存。詞本蕪冗。而書與希聲堂碑正同。亦弱不足存也。

元篆書道德經碑

余所蓄篆書神禹碑。壇山石。有疑非眞者。石鼓文出史籀手。披之恍遊三代下。此則李陽冰縉雲城隍廟記爲最。蓋其字細而逾。飛動如神。歐陽公乃以細疑之。不知篆正以細爲佳。如李斯嶧山翻刻。子美有肥失真之誚。夫肥爲失真。則其眞正當瘦勁如縉雲碑也。不然。先塋三墳。亦陽冰手筆。何一經翻刻。亦肥失真耶。其餘如英太師。郭忠恕。雖甚誇詡。終遜古人。高翻者。李道謙稱其善于古篆。此書雜出。韻籀款識。古文大小二篆。沾沾自喜。尙不堪郭忠恕一嗤者。暇日與諸篆碑同觀。而題此于后。不知于法當否。

元正書道德經碑

此似出杜道堅李志宗輩而無名氏如枯樹枝無復生意聊與篆碑俱存以備一種。

趙嘏曰余集古碑自唐以前雖斷殘必錄至宋以後便擇其佳者國朝諸名書不敢概及以待後之博雅君子亦猶歐陽修趙明誠之不及于宋也且以余所見錄古碑者自歐趙而外多憑耳食致使後之人無所徵信如鄭夾漈之金石略朱長文之古碑考曹明仲之格古論要紕繆十五何以稱焉求其考據精審者于宋莫若黃長睿于明莫若王元美余么膺雖不能望二公然寧遜博之名不敢不求精之實其撰書姓名所在州郡苟非目見不敢妄書而碑多殘泐不能如趙明誠之以年月鉅也遂用歐陽公例隨所得先後略分世代而已至于妄加譏評以貽誚讓使余不佞藉是以不朽抑亦有厚幸焉。

石墨鐫華卷之七 附錄

訪古遊記 三首

一 遊終南

余自髫年耽古法書。沈右丞箕仲。又謂余集帖數經臨摹。其丰神無復存者。獨漢唐古碑。爲可重耳。余心是其言。而胥足一隅。以不能博收爲恨。今五十矣。中壽余將就木焉。其於腐肉朽骨何有。且余最喜山水。探奇攬勝。又以不得同志爲恨。戊午夏四月。作石墨鐫華。示王黜。允濂。允濂曰。丈人于近道古碑。恐有遺者。寧可令歐陽修趙明誠諸君見乎。因歷數所見數種。余謝不敏。要允濂欲與偕出。從九嶷而東。遊城南。遵太乙。尋草堂。道鄠杜。允濂喜甚。解衣起舞曰。是所願也。遂治餼糧。從長安呼一善揚者李守才至。將發。允濂又請曰。丈人居近南山。如重陽宮。宗聖觀。仙游寺。據勝地。宜多古碑。盍先一觀乎。余領之。翌日乘二小馬。揚工與二僕負楮墨從。由南時村成道宮。成道謂王重陽。重陽名喆。成道于此。有仙遺海棠花記。記所留海棠活死人墓。字出趙秉文書。又道行諸碑皆不足觀。南出得小逕。望重陽宮。樓閣出樹杪。旭日初升。谿水與林光相射。不覺灑然。至觀諸碑森立。唯趙承旨所書勅藏御服孫德彥道行二碑可錄。李道謙書教祖碑。王元美所稱精勁有法者。暨姚燧書重陽仙跡碑次之。蒙古字碑甚多。多不能識。元美宛委餘

編所載數字。視此如石家珊瑚矣。余爲一詩已。呼道士出所藏御服。製以宮段。正秋香色。針工精密。可左右衽。夷風也。此服賜孫德彳者。碑載甚明。傳者以爲王重陽。重陽金人。成道后。久而元爲之建宮。安得服元服。德彳死葬南山。墓曰孫真人。神道碑存。傳者又以爲孫思邈。皆殊可笑也。余爲一詩已。至宮前。龍虎殿。猶元構。木石粧塑。皆非今所有。丹堊銷沉。左壁上方字數行。余目不能遠視。王甦借一梯讀之。云。粧鑿功德主本宮。提舉孫道和。曹漢臣塑。胡君貴粧。后題至順三年十二月三日。字且漫滅。遇余而顯。亦三人者之幸也。向使更數歲。不復可尋矣。因與王甦歎慨者久之。翌日。遊樓觀。其上太史伯陽父與尹喜說五千言處。爲說經臺。其下唐開元帝夢老子得真容處。爲宗聖觀。宜多唐以前碑。今止靈應頌一碑。頌真容事。天寶間戴伋分書。刻北面。南面刻宗聖觀記。唐人分書甚佳。但經元人翻本。減弱矣。碑側蘇軾書詩并弟轍詩。歲久剝蝕。元人別摹一碑。法視碑側字亦減。又員半千撰碑分書。亦翻本。皆不大佳。其餘如繫牛栢記。文始殿碑。殿壁間宋人諸詩。又其下者。余止令揭靈應頌碑。而與甦上紫雲樓。樓壁間元人畫山水。極奇偉。二十年前尙亡恙。今爲亡賴子拭去。題惡詩。殊增懊恨。獨七真殿壁。金碧猶存。奇偉不減。樓壁間畫。似出一手者。旣而摩石犀。窺玉井。登經臺。由呂公洞。攀顯靈巖。臺上米芾第一山大字。趙孟頫元十子像贊。疑皆摹刻。又元人正篆二體道德經。皆不大佳。而顯靈山新作玄武廟碑。則余所撰。余謂此山稱顯靈。卽老子真容出處。不知何以貌玄帝。謬甚。語具碑中。已從聞仙谷將還。東至會靈觀。觀側葬塔。皆宋道士塔。銘剝落不可讀。觀中開元帝夢真容碑。蘇靈芝書。經翻刻。余別收易州一碑。亦靈芝書。中載姓名。

與此小異而刻勝之。碑陰蘇軾與章惇共遊題字亦逾逸。時日薄暮。陰雲四起。亟鞭馬馳。中途雨至。衣盡沾濡。王黜衣單衣。以一襖抱持所搗碑。惟恐雨入。殊有趙子固寶蘭亭之致。余大笑爲一詩。翌日。又遊仙遊寺。寺傳是隋文帝避暑宮。唐韓均平詩。仙臺初見五城樓者。卽其地也。今爲寺。入黑水谷五里。萬山迴合。仄徑依黑水而行。大勝樓觀。但剏造殿閣不及耳。寺下潭曰黑龍。停泓淵碧。洞賊人心。聞宋時每歲遣中使投金龍于中。居人言昔深不可測。今亦漸淺矣。滄海爲田。當不誣也。潭上架一木而過。則馬季常讀書洞。史稱季常從京兆摯恂。隱于南山之陰。博通經籍。豈卽其地耶。而殊偏側不可居。不曉所出。洞前玉女泉。玉女謂秦弄玉與蕭史吹簫于此仙去。語近誕。泉卽蘇軾剖符所調水。亦無他奇。但經軾品題。遂貴耳。寺前小塔。俗云逼水塔。塔上唐人畫天王鬼神。軾以爲非。吳道玄不能。今畫與軾題書。世稱雙絕。越泉洞而上。高山障之。有徑西出。迴視殿閣參差。山林掩映。龍潭激流。鴈塔高峙。宛然董北苑筆。蓋山之勝至此殊絕矣。余觀已。與王黜小坐寺中。爲一詩。其他不及詩而歸。是役也。爲日三。得唐碑一。元碑佳者三。塔畫一。蘇軾書字二。翻刻唐碑二。爲詩五言古二。五言律一。五言排律一。

二九遊巖

旣而將遊九巖。求文皇附蟄諸臣碑。憶馬嵬北五里有隋李使君碑。余昔自奉天過看。低回久之。恨無搗工。遂渡渭。先之馬嵬。舟中指北芒阪上漢帝諸陵。往往在目。廢邱古城尤近。短棹長波。相爲鼓盪。余興發。以一詩寫之。至馬嵬。不及授餐。詣碑。碑隸書稍孫漢法。而不甚闕。獨闕使君名。據碑云。季父琰之。琰之見

魏書使君封安喜縣公。官亦不卑。而隋史無傳。不可攷。余爲一詩。居人有以茗進者。先置石蜜數匙于甌。而注之。甘苦相戰。不曉何物。余戲謂王黜。倪迂以糖點茶。怒人不知其味。倘飲此不稱善乎。相視大笑。翌日。馬嵬人競攜食過余。索余書。置墨如竈突烟。筆如髣髴老。而酒肉僮父。雜坐于傍。間以寢語。余爲連書數十紙。顧視似閤立本內苑池上作畫時。但對此曹。差少羞澀耳。是日欲爲馬嵬懷古詩。意興殊惡。翌日。乃于馬上成之。過延長寺。抵儀門村。訪荀子好善。去昭陵漸近。亭亭一峰。已當吾馬首。恨不卽攜謝眺驚人句。朗吟其顛矣。荀子者。二十八舉于鄉。余以白頭老子對之。不覺面慚。爲一詩以贈。是日卽拉荀子至昭陵十里高生家。高生名巖。暨姪爾舟。余故人。先是余數語以昭陵宜有殘碑。生以爲問。得數種以語余。翌日攜王黜允濂。荀子好善。高生儼。爾舟聯鑣而行。北一里許。得許洛仁碑。碑書不大佳。又北半里許。得薛收碑。似昭仁寺碑。駸駸有伯施法。折而西一里許。爲趙村。村有廣濟寺。寺后石鼓。唐人書尊勝經咒。精健絕倫。止存十三。攷長安志。圖有石鼓與宮。而不言所以。從趙村北行八里許。爲莊河村。村中聞有一碑。未至。先于道傍冢。得姜遐斷碑。及至村觀碑。則段志玄碑。行間一牧羊兒云。碑甚多。余輜以金使導。東行數十步。田間又橫一碑。則監門將軍王君碑。又東行數十步。一碑無字。亦無冢。蓋土人平之。而并磨其碑耳。以圖攷疑。是長孫無忌碑。又東行半里許。爲劉洞村。流水界之。渡而東。一碑則房梁公玄齡碑。褚河南正書。雖存者無幾。而明珠寶玉片屑已足襲藏矣。世但重褚河南聖教序。而此碑則沉埋斷莽間。悲哉。又東數十步。高士廉碑在焉。又東數百步。李靖碑在焉。撰書姓氏殘缺。與諸碑同。而上半完好。靖冢作三山。

形。文皇以象其功。土人謂上三冢。李勣冢亦如靖。土人謂下三冢。二冢南北相去不二里。勣碑高宗御書。高二丈餘。嶄然屹立。與溫彥博碑揚者甚多。土人捶其字殆盡。彥博碑在靖碑北數十步。歐陽詢書。法視皇甫九成化度。最爲得中。而不復可揚。余爲咨嗟者久之。是日亭午餒甚。就西峪村李氏市食。李氏食余而返。其值已小坐一廟。東南望古冢相連。碑甚多。就之。則褚亮碑。阿史那忠碑。張後胤碑。孔穎達碑。豆盧寬碑。張阿難碑。鱗次都不百步。書與段姜等碑皆有法。而孔穎達碑極類虞伯施。但結構小疎。昔人謂爲伯施書。非也。穎達卒在世南后。不應世南作書。當是習世南者書之。然已優孟矣。既而又得蘭陵公主碑。于老軍營之西北。得馬周碑于狗村之東。得唐儉碑于小陽村之北。碑旣多佳。余且觀且行。揚工遂不相及。余謂諸君期以三日畢揚。乃登昭陵。皆曰諾。方余之過莊河村。觀段志玄碑也。有趙生文奎。村人也。聞余至。遣要余。余謝不往。趙生則自追余。西峪村。余翌日至其家。主食其鼎烹。僕食其蔬粟。馬食其藜藜。久無倦色。余遂安之。爲一詩。而令王甦攜揚工盡揚諸碑。孔穎達碑螭首嵌空處。有至正四年三月顧游特看此碑墨書十二字。積泥土中。拭視如新。是一奇也。方揚而王生馬忽逸。追之。馬止處。一碑仆地。王甦語余。余募人起之。乃崔相公敦禮碑。大半完好。是又一奇也。余旣不卽行。則爲訪求殘碑。仆者起之。埋者出之。存額者揚額。尉遲敬德碑自額以下埋土中。聞十五年前。令尹芮質田掘而揚數十紙。余出之。了無一字。蓋土人于芮君揚后。捶而瘞之耳。又山半數冢。土人謂宰相墳。仆一碑。傳是魏鄭公碑。山東半數冢。土人謂亂冢。坪仆二碑。余皆起之。則與尉遲碑同。不知何年捶而仆之也。余不勝嗟悼。爲一詩弔之。又有告

我以陵北四十五里叱干村有乙速孤公碑者。余興欲飛。趙生語余勿行。是天將雨。余怪之。趙生指門前溪水。謂余水縮雨徵也。蓋水從巴谷出。村人鑿山引之灌田。田皆畝一鍾。而以其盈縮占雨甚驗。余猶弗信。已而陰雲忽起。大風拔木。驟雨如注。山谷應響。水泉皆溢。如秦王破王世充歸。浴鐵萬騎。二十五將后從。鼓吹聲震長安中。余亟爲短歌歌之。以敵其勢。翌日稍霽。余與諸君乃上其道。有二。東曰御道。稍平。蓋唐帝謁陵所由。西道仄近莊河。乃從西道。土人謂有馬鞍險。恐余不能過。余至則履若平地。然九巘中一峰爲太宗葬處。是曰昭陵。高不敵中南一小峰。而土人遂以爲險絕。真井魚見也。余旣至峰下。觀歷朝祭碑與翁仲。或側或仆。獨六馬皆以石刻其半。左右列各三。攷歐陽詢書贊刻石。殷仲容又書刻馬座。今馬身半刻。而無座字。製亦不類唐人。且太宗以天下全力。豈難作一石馬而半刻之耶。姑存以待博物者。自此益斗絕。余獨衣短衣而上。王黜先登。余老力衰。爲之徐行。苟子先至馬鞍山。已悸不能置足。余掖之。至此益悸。余又掖之。相視而笑。旣達其巔。則分東西二峰。見地脉從崆峒來。至此界以涇。仲山嵯峨障其東。涇出山后。渭遶其前。南則中南太乙。亘若列屏。平川一帶。俯視無際。長安萬戶城若彈丸矣。巖半石洞。藤蘿翳之。所謂鑿山架閣以入棺者。雨驟注不得至。爲一詩而下。循山北行。三十里爲東莊村。村人朴野。而能食客。但其地夏寒。四月麥才一尺。供具不備。客至便刲一羊。不然則割雞。相氏者。高生儼婦翁也。競以酒食來。意甚殷。余頷之。是日午之叱干村。村東二冢。一爲乙速孤昭祐碑。苗神客撰。釋行滿正書。一爲乙速孤行儼碑。劉憲撰。白義陞分書。地僻掘者少。故得稍完。亦幸已。叱干村之西南。又二十餘里。豆盧村。

陳生庭讓。慕余好古。聞余至。鞭馬觴余于叱干。相見其驩。余卽碑下爲滿引數觴。鄭重而別。是夜宿東莊。寒甚。余雖被酒。猶覆二被。視山南別一天地矣。爲一詩。翌日南行。緣谿上下。雨氣初開。日光磨盪。泉聲在耳。山色映人。興致殊佳。爲一詩。遂由東道下。谷口爲烟霞洞。傳爲鄭子真隱居處。涇陽亦有谷口。此去涇尤近。而漢中又有谷口。不知誰是。余與王子荀子高子小座樹下。談子真事。居人輒荅曰。村無姓鄭者。口占一絕句。嗤之。是日別高子。抵儀門。荀子宴余。荀子三世同居。白叟黃童。一家滿座。殊令人媿羨。翌日南過阿史村。村亦有數大家。因憶叱干豆盧阿史。郝皆代北大姓。而阿史郝豆盧諸人。又有功于唐。陪葬昭陵。此必三族所居。而無所考。過此東望茂陵。巋然壁上。而衛霍諸將附焉。想見武帝之盛。登歸瀚海。勒功燕然。似不減李靖斥陰山擒頡利時。而俗儒往往訾之。殊爲可恨。略而南。阪盡得興平城。城上于茂陵。九巘。則又皆在指顧中矣。余不勝感慨爲一詩。而興平于子養賢。又爲言其類宮一碑。亟往觀。乃隋賀若誼碑。宋人磨其陰。刻作夫子廟碑。元文尙存十五。聞昔曾完好。一縣令不耐嚴貴人之索取。捶其字過半云。已又于崇寧寺壁間。得隋常醜奴墓誌。書雖不大佳。唐以前物可存也。是日徐明府聞而邀余飲。明府巴縣人。先大夫曾貳巴郡。今墓木拱矣。見明府殊有風木之感。明府亦俊朗。歡然道故。余爲一詩謝之。而屬之賀若誼常醜奴二石。乞置守焉。翌日歸。是役也。爲日十四。得隋碑二。隋墓誌一。唐碑二十。石鼓一。尉遲恭杜淹李思摩順義公先妃陸氏清河公主碑額六。爲詩五言古二。七言古二。七言律四。五言律三。七言絕二。

三遊城南

歸自九嶷之明日。王黜先歸長安。余亦以他事不得卽東。又十餘日。乃戒裝至。則王黜有世母之喪。余居逆旅以俟之。意殊鬱鬱。適張生衍祥來。翌日與偕出安定門。過演武場。遊崇仁寺。本名崇聖。建自隋唐。今爲秦邸香火院。締構丹碧。長安城諸寺不及也。俗呼金勝寺。經堂前有唐大德檀法師塔銘。姜立祐撰。石幢尊勝神咒。張少悌書。皆殊絕。余觀已。小坐寺中。先是王黜告余以寺西一里許。丁知州園掘得唐人墓誌。使求之。則園已易主。誌磨爲他用矣。是時余居長安五日。長安中諸好余者。競攜酒過余。履錯于戶。而王戶部堯年。別余二十年。則召余飲。且出所藏古碑以贈余。余得之而喜可知也。又二日。王黜亦戒裝。攜張茂中遊城南。記偕余出永寧門。永寧門西安之南門。西安城本隋唐而狹小之。記所謂安上啓夏含光諸門。皆亡其故處。今城四門。東曰長樂。西曰安定。南曰永寧。北曰安遠。自永寧門至薦福寺三里許。寺經廢徙。非唐剏塔十五級。嘉靖乙卯地震。裂爲二。癸亥地震。復合無痕。亦一奇也。僧房闐寂。多余舊主。而余友臨漳楊師震。獨買一院。稱有髮頭陀。居其中。余曾數訪之。今師震謝世。且三年。院中荒落。不覺潛然。爲二詩以弔。出寺南行。又三里許。爲興善寺。前據草場坡。所謂橫岡之第五爻也。雍錄長安志諸書。皆云隋宇文愷築大興城。以城中有六大坡。象乾六爻。于九二置宮室。九三置百司。九五貴位不欲人居。置玄都觀。大興善寺以鎮之。觀當在寺西。寺東又有裴度宅。張權輿所謂宅據乾崗者。今觀與宅皆廢。獨寺存。寺后閣巍然。銅佛像并轉經藏。疑皆昔時物。閣前有唐大德禪師碑額。閣上有故按察劉公餘澤詩。按察與

余最善讀之。慘然爲一詩以弔。出寺東南行。又三里許爲慈恩寺。據記云。寺經廢毀殆盡。唯一塔儼然。則今寺亦非唐剏。而塔自宋熙寧火后不可登。萬曆甲辰。重加修飭。施梯始得至其巔。秦山涇渭。皆入目中。余賦一詩。求記所謂唐人墨蹟。孟郊舒元輿之類。皆不可得。塔下四門。以石爲枕。枕上唐畫佛像精絕。爲遊人刻名侵蝕。可恨。東西兩龕。褚遂良書聖教序記。尙完好。而唐人題名碑刻。無一存者。問之僧云。塔前元有碑亭。乙卯地震。塔嶺墜。壓爲碎段。今亡矣。又按唐史。高宗御製并書慈恩寺碑。玄奘迎置寺中。導從以天竺法儀。其徒甚盛。上御安福門觀之。記又謂寺西南一里有李晟先廟碑。張彥撰。韓秀弼書。今二碑皆亡。寺前小渠。曲江泉合。黃渠水經鮑陂。而西。聞二十年前尙有水。宗侯誼汜瑩在其北。引水作池。忌者塞其泉竭矣。由寺東南行一里。卽曲江西岸。江形委曲可指。皆蒔禾稼。江南岸王中丞堽構亭遊賞。今亦傾圮。江正北一阜。故樂遊原。今爲永興王府。瑩原下舊有青龍寺。今亦毀。江頭古冢隆起數處。疑非冢。當是唐宮殿基。杏園芙蓉池。皆在江西南。今不可考。余停望久之。爲一詩記。又謂其西北有楊尙書瑒廟碑。李林甫撰。王曾書。令狐氏廟碑。劉禹錫撰并書。今皆亡。獨其地呼廟坡頭如故。又東南二里爲漢宣帝杜陵。陵下爲三趙村。村中小冢鱗比。疑皆帝從葬者。又東南五里爲張曲。記謂有蕭嵩墓。今數冢未知誰是。蓋由曲江達張曲。地漸高。望之自東南一帶。迤邐過長安西南。皆所謂少陵原也。本鳳棲原。以宣帝葬許后起少陵。遂曰少陵。少陵在司馬村東。其西皆秦王葬地。松栢森蔚。華表翁仲。數十里相望焉。據記張曲之西趙村。有論弓仁墓。張說爲碑。已斷仆無字。今亡。村中有石翁仲二。疑是仁墓上物。趙村西爲高望。有

蕭嵩父灌墓碑。張說撰。梁升卿書。高望之西北。又有仇士良郭敬之昇平公主三碑。皆當在十餘里內。余欲往尋之。王甦曰。亡矣。乃遂東南行至龐留宿。王甦莊。莊西半里爲秦惠王墓。墓前掘得段府君碑。碑字皆平隱。隱可讀。乃唐段志玄父也。碑額字亦漸平細。如處州縉雲碑。似是石理漸長。歐陽永叔言不誣耳。是日大雨。翌日霽。西南行。馬首淨無纖塵。山光林影。紫翠相映。殊不減山陰道上。行五里。原盡。得興教寺。據高原。俯樊川。玉案山天池寺在其南。韋趙三像院在其東。韋杜華嚴諸寺在其西。神禾原道安洞。惠炬寺橫亘其西南。余與王甦坐寺門眺望。爲一詩。遊塔院。觀三藏。慈恩西明三塔。三藏銘。劉軻撰。慈恩銘。李宏度撰。俱建初書。西明銘。宋復撰。書。呂大防所創。玉峰軒。以玉案得名。當在寺后原半。今獨陳正舉所爲記。在殿壁間。寺僧有穴居者。壁間嵌古殿壁一片。唐人畫地獄變相。止存閻羅王一。鬼三大不盈尺。而猙獰之狀。駭人心目。亦一奇也。下寺渡瀟水。尋道安洞。葬塔半傾。寺亦寥落。道安事無考。有金人所爲碑。獨敍安生平。而不及洞所始。但至此西倚高崖。東眺樊南之景。舉目可盡。茂中言不虛也。又東南行。過鄭家莊。唐鄭駙馬乾曜後族。尙百人。據記。鄭氏居蓮花洞。在道安洞西北。今乃在東南。豈年久遷徙耶。似不可曉。自此南行。抵南山普光寺。寺有二。一在山下。一在山上。下寺金碧莊嚴。爲長安諸寺之冠。卽崇仁不及也。最勝者。寺門內蓮花池。大數畝。中作藏經閣。環以廊百楹。遊人至此。恍然有出世想。上寺距下寺五里。石蹬參差。飛梁跨壑。長松古栢。翠壁蒼巖。應接不暇。而莊嚴則減。下寺攷寺直。玉案山北。是故龍池寺。東北坡上有墨遠禪師塔記云。上興教寺玉峰軒。南望龍池廢寺。則寺自宋已廢。國初有無壞禪師者。西方

人與秦愍王有宿世緣。卓錫至此山。夜擊木魚聲。達王宮。王異之。明日來見師。與語。王恍然悟前生事。命席禮師。師攜石甑炊餅。石甑煮水。飲食。王從者數千人皆給。王乃卽此山爲起寺居之。竟證圓寂。師所遺禪衣。錫杖。并甑。磬。見存。余得寓目焉。寺僧又爲余言師化后。又有一西僧貌類師。來遊于此。踪跡詭異。或與食。食亡算。或累日不食。或飲之酒不醉。或自遺矢。傾食中并食之。一居士欲從之遊。僧指矢令食。居士有難色。僧笑而舍之去。后所遺矢處。輒生白蓮花。僧殆亦無壞之流也。惜無所遇云。余旣遊二寺。與王黜宿奉長老房。爲普光寺。并觀無壞禪師衣物二詩。翌日西北行。循神禾原。過惠炬寺。荒落特甚。下原徑。杜固。有水西北流。當是杜正倫所鑿。尙名鳳皇嘴。自此稍西行。爲杜曲。懷子美爲一詩。又西北爲楊萬坡。夏侯村。上華嚴寺。丹碧雕殘。記謂有澄襟院。有東閣。有元醫之居。引水架閣。頗極幽勝。今獨斷崖敗壁而已。而倚高原。瞰太乙諸山。粲在目前。則猶昔也。寺西二塔。不知誰爲真如。寺僧言昔有五塔。止存二。余觀東一塔下。有杜順禪師像。西一塔爲清涼國師妙覺塔。俱經重修。敗垣中有唐比邱圓滿斷碑。書雅有歐褚法。又一僧房有唐儼尊者塔額大字。又有夢英撰碑。何潤之書。說文殊閣藏杜順肉身。今亡所在。而杜順和尚碑。不知何緣。乃在長安開佛寺中。余與王黜觀已。因歎地之興衰。如記稱龍池廢寺。卽今普光。剏造爲諸寺冠。而華嚴寺之勝。十不存一二焉。爲一詩而下。循原西行數里。有宗尉懷斛莊。亭館參差出半山。林木掩映。水泉稻畦。極幽僻之致。懷斛者。懷墩弟也。懷墩字長房。博學能詩文。與余善。恨不拉此君開樽暢飲其上也。爲一詩而過。又西二里爲牛頭寺。寺地勝如華嚴。而莊嚴過之。蓋亦秦邸香火院也。寺有徐

士龍撰碑。今亡。余爲一詩。自寺西南行過申店。渡瀟水。西北望皇子陂。大家其西爲畢原。下爲杜城。何氏山林。逍遙公讀書臺。岑嘉州諸莊。俱無所考。佇望久之。西南過神禾原。十里爲香積寺。樊川御宿之水。交流其下。謂之交水。西合于澧。入于渭。亦一勝地也。寺塔中裂。院宇荒涼。寺前壁上有畢彥雄撰淨業禪師塔銘。書虬健有登善法。寺僧言是塔上墜落者。是夜宿寺之西廊。與王甦指寺北汾陽破安賊時。長刀斫陳鳥獸皆駭。今獨有鬼火佛燈而已。爲一詩。翌日渡交水。東南行十里。得胡村寺。原名寶際寺。壁間有進法師塔銘。是日小雨。少憩寺中。又東南五里爲百塔寺。本信行禪師塔院。山畔唐裴行儉妻庫狄氏葬塔尙存。餘小塔。記所謂纍纍相比。謂之百塔者。今止存三五而已。殿前石幢經。無可書殊絕。寺亦入秦邸。故莊嚴稍勝。殿壁金元舊畫。雄偉可觀。寺僧又出一像紗帽金龍紅袍。云得之承塵。意是金元達官修寺者像也。余爲一詩而下。至此東望普光。僅十五里。所謂南五臺者。曰觀音。曰靈應。曰文殊。曰普賢。曰現身。皆山峯卓立。樓殿出半天。在普光之西南。百塔之東南。而道塞多猛獸。不易至。每歲六月。奠禱雲集。秦邸人緣道設飲食以待之。乃可遊焉。余望之悵然。循山西行。林中多柿栗。其陰蔽日。又十五里爲子午鎮。直子午谷北。有日中之市。市多山珍。長安人往往就之。南望谷口殊險。因憶魏延欲以精兵五千。自子午薄長安。此去褒斜千里。首尾不相救。縱走夏侯懋。豈能當曹叡。張郃步騎五萬耶。真妄言也。鎮西十五里爲董村寺。是翠微下院。山上寺爲翠微。余不得至。呼寺僧問之。不知也。余與王甦相視而笑。壁間金牒。歷載諸寺。化度寺猶存。思率更邕禪師塔銘。不勝慨歎。又西十里爲觀音山。奇峭與衆山殊。大壑精氣出入。令人

駭目。又西十里爲豐谷。豐水爲八水之一。而谷口僅數十步。亂石夾水北流。殊非大浸。稍北合高觀水。水始大耳。水上橋以鐵。紐二繫大石。橫以版。履之動搖欲飛。又西一里許爲高觀谷。谷水注一大石罅。曰高觀潭。潰沫如雷。上有鐵紐懸橋如豐谷。而潭水激射。度者尤悸。高觀谷之西。則草堂寺也。秦姚興迎鳩摩羅什譯經于此。原名逍遙園。唐僧宗密居之。爲草堂寺。今名棲禪寺。有鳩摩羅什葬舍利石塔。精殊甚。宋人作亭覆之。今尙在。傍有龍井。云與高觀潭通。未知的否。殿后有圭峰定慧禪師碑。柳公權篆。裴休撰書。圭峰定慧禪師者。宗密也。壁間又有隋鄭州刺史李淵爲子世民祈願記。淵。唐高祖世民。太宗也。又有章惇蔡京題記。皆歷歷可讀。寺前揖紫閣峰。東觀音山。西圭峰。如屏環。而圭峰獨壁立。亦曰筭頭山。又曰雞頭。十六國春秋云。石生兵敗潛雞頭山是也。寺南一里有寺曰長興。秦邸。又西南三里有寺曰子房。莊。則僧大海創以譯經。俗謂留侯尋黃石公于此。非是。當由紫閣訛爲子房。好事者貌留侯。可笑也。東南一小峯。峯頂有寺曰圭峯寺。四寺唯棲禪最古。而莊嚴都不及長興。余二十餘年。三遊其地。乙未同遊。爲羅貢士秀士。魏茂才邦達。韓進士期維。癸卯同遊。爲王戶部家瑞。王明府宣。徐孝廉汝爲。韓孝廉化。張茂才自守。數君子者。獨羅秀士仕爲浙參軍。餘皆物故。而余亦斑白。記余初遊時。棲禪殿畫。猶前朝筆。甚奇偉。今斷裂矣。僧大海。多長者遊。善談論。今圓寂矣。其徒皆無足與言者。圭峯寺僧松菴。架閣巖居。甚有幽致。今僧化而閣廢矣。獨長興以秦邸修繕如故。余語王甦。不勝今昔存亡之感。是夜宿棲禪寺。爲一詩。以弔翌日王甦辭余東歸。余亦西歸。是行也。爲日十三。得隋記一。唐碑三。塔銘六。石幢經佳者二。宋碑一。

記三唐碑額三爲詩五言古四七言古三五言律五七言律三

石墨鐫華卷之八

附錄

詩三十二首

由南時村之重陽宮觀元朝諸碑

林薄逗朝景。清泉瀉澗鳴。玄宮在其南。一逕仄復平。下馬問羽流。相見不識名。坐我古殿傍。棟宇半頽傾。斷碑認殘字。功德記先氓。穹碑踣龍趺。仙蹟滅且明。遊盼窮千年。安能永長生。倦言日已西。歸臥聊柴荆。

觀道士所藏孫德彧遺服

仙客何年去。遺袍賜勅開。機絲鮫室淚。刀尺漢宮雲。碑載胡人字。名餘學士文。誰能悟蟬蛻。搔首問茅君。

遊樓觀歸遇雨

晨駕來中南。周覽畢夕景。青林滋華茂。綠草紛茗穎。逶迤行路岐。參差度前嶺。樓殿出山巔。高居列仙境。若木蔭石犀。扶桑覆丹井。紫氣望不極。白日焉能永。嗟峨幼婦辭。坐臥觀索靖。仙遊自一時。感激發深省。飄風從西來。雲霧變俄頃。歸途雨冥冥。寒薄侵衣領。物態有如此。一嘯青天冷。

仙遊寺

危逕轉深入。諸天隱上方。隨刊經帝力。締構自前皇。昔代宸遊地。今時卓錫鄉。棟樑千劫氣。丹碧十尋光。

寶樹沾花雨。叢林有異香。潭聲珠唄落。山色翠眉長。虎豹蒼巖伏。蛟龍白晝藏。側身窺雁影。跼步造雲莊。石立疑鯨動。橋飛訝竦翔。對門玉女洞。隔水朗公房。仙吹聞鸞管。禪心話半牀。世緣如可棄。吾欲禮空王。

渡渭

漢苑秦宮接渭橋。中流一葦盪雙橈。連天樹色疑顛倒。斷岸人家忽動搖。浦口沙寒來往月。城頭風落古今潮。停舟指點前朝事。王氣諸陵黯未消。

南上官村觀隋李使君碑

石獸荒涼臥夕曛。孤村麥隴淡黃雲。殘碑拂拭開皇字。功業依稀識使君。

馬嵬驛亦是武帝黃山宮

茂陵劉郎過黃山。後車盡讓傾城顏。漁陽鼙鼓烟塵起。鳳輦倉皇墜玉環。羽衣不奏哀蟬息。廢驛荒城春草色。千古詞人空復愁。海上遊魂招不得。

應夢寺訪荀子若誠約遊九巖

嗟余白髮叟。奈爾黑頭何。縱酒須能醉。論詩不啻過。江山雙目少。花鳥一春多。且共尋幽賞。行行得和歌。

莊河村主人

落日牛羊嶺上村。誰開三逕召王孫。山容似黛斜侵檻。水字如巴曲到門。野客行藏無揖讓。田家賓主有盤樽。欲將谷口烟霞色。並向桃源洞裏論。

弔昭陵陪葬諸臣碑

遙望九嶷山。古冢何纍纍。上有名王宮。下藏賢臣衣。結髮等苦樂。焉能不相隨。冥廬長安寢。揚名觀豐碑。文采曜天壤。書篆蹟嶽嶠。日月旣以邁。金石衰草萎。守冢非昔人。誰知傾與頹。兵燹同樵牧。焚擊莫禁之。況及盛明朝。富貴多文詞。顧言屬茂宰。摹揚無停時。田父怒其害。約結偕操錐。斷者棄溝壑。存者字亦稀。生面開凌烟。感彼杜甫詩。英姿罷颯爽。悲思徒空垂。又無惹菁樹。靈爽何所棲。日暮聊騁眺。長嘯增歎歔。將登昭陵阻大風。雨率爾短歌。

君不見九嶷山。鴻濛突出涇渭間。岡蜂橫截青天色。俯視日月如雙丸。怪石谿筍勢絕斗。大者鯨吞小虎吼。唐帝龍髯此上升。玉柙珠襦今何有。御道曾聞鳳輦臨。玄宮不復熊羆守。悲哉文武之臣附。蟄冢纍纍千秋魂魄能相依。余也過之生慷慨。腰有長虹倚翠微。恍惚似聞神靈怒。鞭驅龍兮叱馮夷。澎澎湃狂風驟。雨如翻浪。山精木鬼白日爭跌宕。疑是浴鐵三萬自東來。鼓吹前后聲悲壯。又疑是褒公鄂公酣戰時。大呼動天天震盪。君不見昨日天晴今日陰。眼中之事等流雲。漢家長陵竄野鼠。秦帝驪山空草痕。願提一斗酒。澆君青樹根。盡灑英雄恨。千古雨捲風收天地昏。

登昭陵

衆山忽破碎。突兀一峰青。地脉蟠千里。神功闢五丁。風雲行殿合。松柏翠華停。寂寞攀髯者。何人問夜扃。

宿東莊

山逕高復下。行行望村烟。墟里產荆棘。深巷絕塵喧。主人貌朴陋。稚子皆驚看。言辭多孟浪。逢迎少顧瞻。自云窮山陰。經月無時鮮。嘉節及朱夏。厲風凜冬寒。豆麥苗一尺。藿菇豈成餐。割雞供黍食。陳酒如太玄。日入無明燭。刈薪聊代然。欣然爲醉飽。反覺禮數寬。寢我茅茨下。終夜抱膝眠。天明主人至。相見歡且慚。欲別復躊躇。愛此太古賢。

山行

青天何處不堪捫。石蹬巉巖屐痕痕。山氣將龍驕日馭。泉聲挾雨鬪雲根。羊腸忽轉東西礪。馬首徐開遠近村。欲學向平尋五岳。便拚婚嫁棄兒孫。

烟霞洞是鄭子真隱處

流水柴門曲曲斜。青山有洞鎖烟霞。野人不識當年事。笑道鄰無姓鄭家。

茂陵

黃山歷盡見孤城。城上樓高眼倍明。芳樹寢園今北望。暮雲宮闕舊西京。芙蓉晝冷仙翁露。苜蓿春閒宛馬聲。回首長楊誇獵地。何人得似馬卿名。

過興平徐明府招飲明府巴人先大夫曾貳巴郡不勝故人之感情見乎辭

客有并州意。逢君話兩川。江聲通白帝。山色上青天。綵服趨庭夢。星軺出刺年。向來風木淚。沾灑一金筵。

薦福寺過楊廉夫故居二首

古寺嚴城外。曾來問子雲。疎鐘仙梵落。雙樹佛燈分。身老思蘭臭。時違歎鹿羣。誰將兩行淚。沾溼到荒墳。

其二

已公結屋處。送老梵宮天。徑草虛遊屐。牀書撫斷編。塔知埋雁後。月傍誦經年。負士侯生在。相依守太玄。

楊門生猶有讀書其中者。

興善寺閣讀故觀察劉公恩徵留題

上方高閣鳳城南。慧窟禪枝恣所探。忽有新詩披謝朓。翻令清淚灑羊曇。乾坤六象搜難盡。日月雙輪轉自參。無那世緣俱寂滅。暫從芳澤問遺簪。

登慈恩寺塔

日出東南行。騁目川原上。白雲忽飛馳。森木紆朝爽。寶刹鬱崔嵬。琉璃耀平莽。昔人陟其巔。徘徊蒼梧想。題名在四壁。勝蹟銜雲往。灰劫亦已久。施梯及吾黨。振策鴻濛天。飛轡巨靈掌。西極俯帝都。東溟招方丈。城郭渺何處。睥睨敞窮壤。

曲江

落日閒行曲江頭。曲江曲裏草油油。古瓦滿地蒼鼠遊。千門宮殿等浮漚。芙蓉園中牧兒謳。樂遊苑上今王邱。原遷水竭歷千秋。覆茅爲屋深耕耨。朱雀橋邊熟紫騮。我欲弔之總百憂。開元盛時稱皇州。三山之沼象瀛洲。瑪瑙珍盤薦五侯。昭陽麗質開明眸。江花照眼江水流。物色生態待龍旂。少年進士羣相逐。黃

金勒馬翡翠裘。青娥隊隊來勸酬。亂插繁花盈道周。大腹胡兒操長矛。天子倉皇爲下樓。才人公子成鬪體。天陰鬼哭長啾啾。涇渭東流不斷愁。野老吞聲哭未休。盛事一去寧再留。落霞紫雲空宴游。今代中丞王子猷。新亭安穩時窮搜。眼中亭圯無人修。況乃唐家土一坏。仰天長嘯清且適。古木森爽風颼颼。

興教寺

高原行忽斷。老樹掩雲屯。水散龍池遠。峰孤玉案尊。敗垣驚變相。殘碣繡苔痕。昔日翻經意。維摩許更論。

普光寺

貝闕珠宮倚翠微。跣趺終日澹忘歸。蓮花忽自波中見。鷺影欹從檻外飛。柳底鳴蛙關動定。松間馴鶴識皈依。龍池亦是東林社。不必廬山好息機。

參無壞禪師觀所遺衣物

開士何年至。郝提訪故知。振鈴醒萬劫。分乳食千兒。什襲留衣鉢。莊嚴奉國師。誌公飛錫處。雲氣繞龍池。

杜曲

行遊杜陵巖。巖下有晨炊。茅屋數十家。翳翳夏木齊。遙岑結雨脚。亂水明稻畦。繫馬長條間。箕坐復踟蹰。昔有杜陵老。在此深巖居。華族多貴達。麗藻盛文詞。此人旣云往。地靈亦以移。花光比酒濃。豈復如昔時。村人但耦耕。茲事不能知。撫心悲先民。攬筆作此詩。

華嚴寺

杜陵原上草。樹遮華嚴寺。傍山水涯浴。鳧飛鷺水田。迴過雨留雲。山色賒老僧。施食去。扇戶童子乞火來。烹茶法堂東。閣半沉寂。讀罷殘碑坐。日斜。

過公謹宗尉莊兼懷長房社丈

茂林蔽修逕。敷草帶高岡。薄言事遊遨。夏陰清且長。倚原結茅茨。避喧如柴桑。竹樹覆短垣。蓬蒿豈就荒。亭館出其巔。參差摩穹蒼。爾家近韋杜。嗟彼美人行。美人好兄弟。結侶唯清狂。識我亦已久。奇文數與商。安得有樽酒。對坐話衷腸。一醉何所求。良時多感傷。

牛頭寺

野寺荒原上。登登逕轉遙。禪房穿樹杪。珠閣擘山腰。坐久花頻落。談深鳥故驕。淹留從老衲。寂寞話前朝。

宿香積寺寺北汾陽破賊處

迢迢御宿川。落落香積寺。殿頽塔裂不記年。斷碑猶拂開元字。開元之後此出師。胡兒六萬首皆碎。我來宿寺中。徘徊動遐思。空山日落雨冥冥。古木荒村鬼火青。尙父忠勳邴在眼。至今惟有佛燈明。

百塔寺

遙望百塔寺。寺邊塔壘壘。下有敷榮草。上有紛披枝。借問此下人。長臥亦何其。心結如金石。骨化隨塵灰。慧澤廣無外。圓光照地垂。色身寧有極。生願爲芻尼。

草堂哀舊遊諸君子

紫閣對圭峯。古寺三五處。松栢蔽其陰。日夕起烟霧。二十年間三來遊。我歌爾和偕。交素吁嗟乎。哀莫哀兮。昔日之人。今朝露。一哀兮。魏生意氣無知流。謂魏邦達二哀兮。韓郎識面如荊州。謂韓期維三哀兮。一代風流王子猷。謂王家瑞四哀兮。京兆眉間翠黛愁。謂張自守五哀兮。韓家難弟雙吳鉤。謂韓化六哀兮。小王翩翩鳥鳧游。謂王宣七哀兮。徐穉高歌更莫酬。平生意氣輕王侯。謂徐汝為作者七人不可遮。眼前山水音悲嗟。此行攜得東牀兒。謂王允濂我昔遊時爾童牙。今也能探虎豹窟。彩筆飛揚凌嶺峯。老態龍鍾應避鋒。狂來曾負峻嶒骨。不隨逝者為鶻體。且向山中書咄咄。嗚呼仰天長嘯兮。生死交情不能忘。年過半百多悲傷。更有羅含在遠方。謂羅士秀安得雙淚隨大江。大江東流無止息。紫閣圭峯千古色。但使圭峯紫閣如礪堅。一生一死鄰足言。

趙孝廉子函。一字屏國。西安盤匡人家。有偏園。踞終南山麓。極池臺亭館之勝。秦中故多金石遺文。子函搜訪殆遍。所至攜楮墨以從。遇名蹟輒叫嘯狂喜。親爲椎搗。久之成是書。昔人稱其所載多都元敬楊用修所未見。覽之信然。茲爲鮑君以文藏本。余訪之有年。今獲展對。余于子函。不可謂無緣矣。因與以文商略付梓。以廣其傳。以文又有子函植品二卷。略彷彿含南方草木狀。而意趣過之。末附偏園記及詠園中諸勝詩。筆亦古峭有致。惜流傳絕少。俟續刻與是編並行。尤快事也。

乾隆己丑夏六月。錢唐何琪記于小山居。